彭城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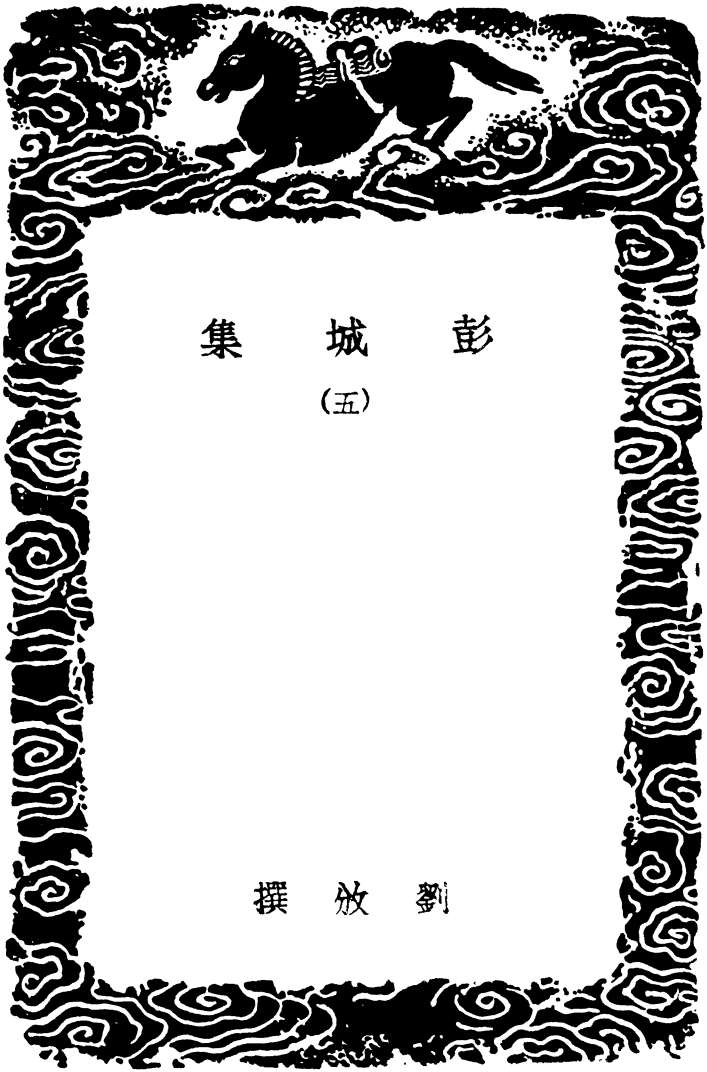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彭城集

（五）

劉攽撰

彭城集卷三十二

記

直講題名記

自三代以上教學之官爲重其在周師氏保氏是也漢世以四科辟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此三公之任師賓之材也其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溫故而知新可以爲明正己而物正可以爲修蓋所謂德選者至於文能案章勇足決斷非不切且重矣任爲御史三輔縣令非不劇且要矣然而三輔得及之焉其重輕先後豈虛言而已哉夫治起牓就事以趣辦由武夫嵎興文吏一切莫不言材計功者當是時也人謂學校無所用及夫治世隆平既庶而富武斷無所施其謀強固無所售其力在上者方使百姓興行幼學孝弟耆期稱述修其胸中之誠以應事物俯不怍于人仰不愧于天然後知教學之爲達材成德也是故學官之重輕繫世法之上下非強有所左右也賤生於無所用貴由於不可得已爾宋有天下百有餘年庠序之教遍於四海乃京師太學之盛近古未有朝廷發號施令名臣建議興事未嘗不以爲先由是觀之其爲太平至治不其然乎唐制博士三科上爲尚書其次出爲部刺史其下不通政事者悉以補

諸侯王師傅。是故公卿之選。由博士升者最多。自建隆末。學官之至相府侍從者。蓋嘗班班焉。惜其未嘗記錄。無以詔後。問於耆舊老人。得某甲已下若干人。故爲作記。刻石。具列名氏。遷徙歲月。不知者蓋闕俾來者得嗣而志之焉。

羣牧司題名記代韓龍圖作

國馬之政。周以校人中大夫。漢以太僕中二千石掌之。則國朝羣牧使之任也。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以給齋道田戎之役。周之制也。約漢京師有六廐五監。邊郡則三十六苑。以盛武事。漢之制也。侈大本朝。監於前古。國馬之政。由舊至於熙寧。大新制度。綜覈名實。以監牧之在郡縣者。寒暑暴露。不能致息。而惜其土田之良。寧以與民。於是盡斥賣其地。聚其賦以市馬。而以芻秣度支移之三司。馬不復在牧。餼秣以時。蕃庶維嘉。益輸金帛以與西戎。市馬之來東者。躡迹銜尾。千萬不絕。費不出於大農。而國馬大備。於是內供郊廟之祀。外儲軍旅之用。義勇保甲之士。當受馬於公者。及近臣之賜予。使車之驅馳。無不給足。昔者魯僖公有明德。詩人頌之。其序曰。務農重穀。牧於坰野。國人宜之。夫馬閑武備。雖諸侯不可闕也。而牧馬者或以妨民。及魯侯之善在不妨民。不妨民。是之謂務農重穀。而遂稱之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其不信乎。魯雖諸侯小邦。而頌詩所褒。尼父有取焉。尼父之所取。則我朝之所用。夫聖人之治。四方風動。何遠之有。故國馬之數。兼於周漢。而宜民之善存焉。駉之詩曰。思無邪。思馬斯才。夫以區區之魯。諸侯之事。必當思焉。無邪而馬斯才。況以天下之大。法駕之奉。居其官者。豈易爲之哉。某年某以某官領羣牧使事。適

當更制立法之始。思之無邪。豈敢自謂能庶幾於古人。惟前日之在官者。戰戰兢兢。猶吾志也。於是刻石作題名。而著其語於敍端。漢書公卿表。太僕名氏歷歷可攷。今之題名。猶班氏之志。於以備史官之採。可以無遺。自某年始。從某人以下。凡得若干人。來者可繼而書也。

開封府南司判官題名記

舊京府皆置少尹二員。及他官領尹事。則少尹更爲判官。與推官二員。通掌府事。四員者。名品雖小殊。無分職也。國家太平日久。生齒增息。京師至三百萬家。盜賊獄訟。文移簿籍。十倍於初。故府官力有不暇給矣。治平三年。始詔增置判官一員。領使院事。民間謂之南司。自是府事始分。盜賊獄訟。北官主之。南司惟文移簿籍是察。於是事舉無留。而官得休息暇逸云。好事者或侈大文書之多。猥云日一更筆。其實不然。其最盛時。在朝晡以二辰決之無遺。然來事源源不絕。迨昏黑而後止。彊敏者有餘。不及者不足。理之常也。初置官。孫坦領之。至熙寧十年。凡若干員。某得承諸賢之後。因錄以爲題名記。幷敍其端。來者得嗣而書之。於是某視事歲。適暮月日無餘。實元豐元年九月四日也。

曹州修城記

曹與鄭滑。故皆爲輔郡。今二州地入於王畿。維曹自若夫。曹固古之成國也。故振鐸文王之昭。定陶濟陰二漢帝子之封。以至於今。董三軍之衆。建牙揭節。爲東藩首。而親賢領之。其亦重矣哉。古之制禮者。貴其稱是。故諸侯臺門門阿城雉之數。皆有常制。所以爲威重不踰。國家承平歲久。天下之民。日服禮義。白首

之老。不見兵革。自邊圉城守之固。或外戶而不爲修。曹之壁壘隳頓。不如古制。亦何怪焉。雖然。是亦長民者之過也。易不云乎。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以爲可得已而不爲者。不智者也。以爲不可得已而直重勞惜費而不爲者。不仁者也。百姓之議如是。其可不畏哉。於是命工板築而更新之。營室之中立裁庀事。暮而告工休。凡周九里有畸。其高二十尺。其厚上殺、下什七度以尋焉。益爲四門。門皆有亭。既成。擇令名名之。夫古者作器能名。以爲德音之音。四方之賓至者。將以觀政焉。宜乎其名之必可言也。可無愼哉。自曹西行二百里。則至上都。間無異州郡。上都東北門亦曰曹。故名西門曰陪京。亭曰承流。見風化之所先被也。詩曰。薈兮蔚兮。南山朝隮。今南山雖庳。實曹之舊。薈蔚雖微。足以澤物。故名南門曰隮雲。自南門行百里。則至商丘。衞風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故名亭曰跂望。河水東過定陶而爲汎。謂之汎者。欲其汎愛之道不可不廣。故名東門曰廣汎。古稱陶爲天下之中。陶多富人。故名亭曰既富。自曹東北三百里。則至岱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非泰山吾誰仰止乎。故名北門曰岱陽。朝日之所自出。故名亭曰賓日。昔衞文公之城楚丘。豈得其時制。詩人歌之。大雅亦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春秋築城。皆書於經。重興事。先民務也。記新城之役。蓋春秋風雅之旨云。於是書之。

河南府密縣新作縣學記

密、古侯國也。在周天子時爲王圻。惟洛陽處四方之中。天地温仁之氣。始乎東南。肅殺之氣。肇於西北。氤氳磅礴。起而相接。至於地中而大和會。故四序節於是。風雨時於是。降而在人。其温仁肅栗。蓋均有焉。以

學則達。以從事則明。是其履中氣而不偏者也。先王之所以建都。豈特取其道里遠近均哉。亦因人之易化而政易行也。密於洛陽爲近。在周時賢君聞人固多。事久不傳。去周三百年。而卓公始治之。勞心愛人。教化興行。百姓至不忍欺焉。由卓公至今千餘歲矣。其上遂無善政可述。其鄉遂無聞人可稱。豈天地之中氣更於前乎。抑化之者失其術耶。七年。友人楊君始爲此邑。楊君儒者。好古而甚詳。故其從政。知所先後。既至。則平辨曲直。誅其無良。而拯其無告。豪猾大姦。始畏威而知有刑罰焉。曰。此足以制獷民矣。所以惠善民者未也。革簿書。均貧富。籍丁口田畝。桑柘廬舍馬牛民人之數。一毫不以任吏。上有賦役。視其財力而等差之。百姓始得其職。兼幷者不獨逸。鰥寡者有以自活。曰。此足以惠善民矣。所以興秀民則未也。於是始爲學。因仲尼之廟而權輿焉。財不出於府。而木石塼甓之費備。農不失其時。而樸斲塗墍之役饒。其顯敞足以行禮。其儉素足以爲法。益求經籍。增置廩米。迎明師而居之。身爲執經。以先諸生。於是里人舉欣欣然慕從。夫縣令南面而治。有人君之道焉。其於化民風下。足以移易。又況因天地之中。先王之教素著乎。孔子曰。三年學。不至于穀。不易得也。縣令雖亟遷。固嘗三年淹此。楊君之去。吾見密人之學而成德者多矣。邑多賢者。則百姓興行。忠信相與。於以繼卓公不忍欺之政。不其然乎。故爲作記刻石。以示來者。以風鄰郡。以識密政之可法。以知吾言之信也。

汝州推官廳記

天下之命官。鮮有以賓稱者。凡賓者。主所與敵體而亢禮者也。是故酒醴幣帛之養。莫厚于賓。進退周旋

升降之禮。莫隆于賓。諮諏聽受。議論可否。莫嚴于賓。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莫逸于賓。天子無客禮。以先代二王之後爲賓。諸侯以其國相賓。卿大夫士以位相賓。至於鄉黨宴射。以其賢者老者爲賓。賓之貴通於天下。若夫百官官府之治。有正有貳。有參有師。有旅上之所以待下。下之所以奉上。督責行焉。攷察用焉。是無預于賓者。獨州郡從事。位下祿薄。無列於朝。顧其稱曰賓職。何哉。凡州郡之治。非兵戎。則盡農事。獄訟簡書也。縣治民於內。將治戎於外。獄訟簡書。則諸曹分治之。而從事居於其間。出入風議。周爰咨詢。無所適主。無所不察。將順其美。拯救其惡。是誠有賓客之道焉。謂之賓職也固宜。雖然。朝廷之命稱甚詳。既予其名。則不可無其實。名實之間。士大夫之所當辨也。將由夫守道好禮之君子乎。則端直其身。深謀而遠慮。使其語言必見信。居處必見嚴。其主又能優游敦尚之。如是則兩得之矣。將由夫好利冒進之小人乎。則將倍力爲巧。侵取百吏之治。以爲己勞。其語言不信。其居處益溷。其主又且迫切督促之。如是則兩失之矣。是故爲賓職者不可不察也。皇祐四年。予爲汝州從事。始事衞尉卿林公。其後資政殿學士吳公。又尚書郎王公。又太常少卿張公。郡小無事。四公皆賢。予固優游竊幸于賓焉。自昔官府皆有題名記。書其所嘗爲吏者。郡獨無有。求於簿書。歲久漫不可省。他日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景伯過汝。君亦嘗爲州從事。爲予言之。自張至予凡若干人。予取以爲記而載其說。張君恬厚信士也。其爲從事。蓋良賓客矣。故自張君始。

泰州玩芳亭記

楚辭曰。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自詩人比興。皆以芳草嘉卉。爲君子美德。無與玩者。猶易井渫不食云爾。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六七尋。雜花桃李山櫻丁香椒棣數十種。萱菊薜荔莎盧芭蕉。叢植穭生負城地尤良。朱氏居之。益種修竹梅杏山茶橙梨異方奇卉。往往而在。清池瀠洄。多菱蓮蘋藻。於是築室城隅。下臨衆卉。名曰玩芳。於是乎喬木森聳。百歲之積也。衆卉行列。十歲之植也。雜英粉糅。終歲之力也。俄而索之。不易得也。天施地生。非爲己設也。能者取甄焉。能主客也。惠而不費。莫相德也。非易所歎渫而不食爲心惻也。於是刻石亭右。以記歲月云。

兗州美章園記

魯泰山二郡。國四千石所治。今合爲兗州都督。東方大府也。自昔典城剖符。皆達官鉅人。吾間于耆舊老人。其遺風餘烈。蓋罕傳焉。獨府舍園池亭榭。得二三公之遺事。李丞相鑿池爲濟川擷芳亭。孔中丞名嶽雲亭。傅侍郎新柏悅堂。李右司作蒙觀綠野三亭。凡此遊觀。皆爽塏而高明。邃深。至今以爲美。用是觀之。惟諸公襲昔之治。其亦若此。固多慊于人心者矣。夫教令因民而設施者也。資僚與時而聚集者也。方其時以爲善。既過則泯默寂寥。然古人有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況此數十年之久。其能勿忘乎。白予從宦四方。閱州郡園圃。如此府者蓋鮮。而無令名以顯之。亦可惜也。座客聞吾言而請之。爲其多喬木焉。因目之曰美章。夫珍章嘉卉。所以逞顏色。娛心意者。可一日而具也。今此長林美蔭。高十尋。大連抱。非千百年之積。不能至此。以謂有老成畜德君子之風。資以定名。不亦宜乎。乃命除道南出闢大門。揭榜

書之。既又刻石。廣其說以示後曰。凡塗墜梁棟。梓匠之所可勉也。戒勿隳廢而已。良幹豐本。受命於天。非人力所能及。戒勿翦伐之爾。北望岱宗。南眺鄒嶧。巖嶧蒼翠。洩雲興雨。天下之壯觀。能者面之。明耳目。就空曠。以達其胸中之氣。不能者面之。亦何隳廢翦伐之虞乎。

象山縣西谷記

在五季之世。州郡兵事爲重。吏以武猛威暴。能取民者處右。是故縣令養民之任益輕。所用多非其人。人之相嘲。每斬愧者。皆以縣令爲諺。及宋興。始以廷臣行縣事。於是大縣劇邑。稍得良吏矣。然僻陋窮遠之鄉。尚略如舊。方此之時。象山絕處海上。官無令尉。獨主簿爲治。其重者。一切爲簡易。吏民酒食相通。繇是十大夫莫不以爲諺云。慶歷初。詔書益重縣邑之選。使州郡以令舉才而用之。象山亦增置令一員。自爾至今。且三十歲。所更九人。象山今遂有善政見紀于民。遂有聞人見用于朝。夫民無近遠。莫不可以與治。而爲吏者安可以不審擇如此。吾又以見太平之世。其治詳而賢者衆多也。舊說徐福爲秦皇帝以千童子求神僊。道海過此。古事未必盡信。今其民魚鹽粳稻。歲時自足。不待求於外。外亦阻海水。雖求莫致也。爲之長者。能毋擾而安之。此豈老子所謂至老死不相往來者耶。縣令長樂林君日次中。以文學爲政。邑民宜之。令嘗大病。民有割股肉以療者。令之所以重見愛于人。其亦不擾使之然乎。昔仲由居蒲。子賤治單父。夫子入其四境。見其成效而後稱之。惜象山遐遠。士大夫莫之往。令之善不盡傳也。然吾聞令通西沙港。以道利涉海者。板築縣城。而正祉稷。夫子位堂宇。遺壖。皆應古典。既可謂之知所務矣。脩治西谷。益

植花卉因其老木脩竹築爲亭榭以眺望滄海而相蓬萊非其有餘力而暇及此哉雖吾未嘗往而令之善固已信矣於是爲作記刻之而谷中自林君以前令有顧方者始有治迹踰年而死民哭之哀祠之又任永德治石磯以禦海潮郎某濬河畜水以待旱歲民皆賴之皆林君告我者吾因以著之且以見林君樂道人之善焉耳

寄老庵記

勞而求休久客而願歸人情所同也惟賢者知所休知所歸嗟負擔之勤肩頼足繭其色焦然有益以十鈞之重貪受而不避去家越鄉漂搖異域衰老疾病將復夸爲胡粤之游則人皆笑之古今之士縻于爵祿之重任騁于功利之修途力竭矣愈多益而不辭歲宴矣方馳騖而不已則何以異於是惟賢者不然未嘗不量己而受任未嘗不畏滿而知止舊史遺文所稱道者略可得而見矣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鄧曼容仕不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蓋爲是爾廣陵孫幸老以文章經術顯于朝廷嘗爲諫官右史出領大州郡者七八年甫五十自以多病遂有歸休之志嗚呼賢矣平日士大夫歸常患其無所寓止其志落落難合獨幸老有以素具又可信其必往也始時幸老嘗至烏江浴于野之湯泉而樂之泉出山中其源大温大涼適平凡三等至平地爲池青石八角道人浮屠師主領辦治浮屠精舍甚盛幸老於其旁得勝地葦篷四合紫翠萬狀洩雲鳴禽娓娓昏旦登高而望大江洶涌千里不極長松二本對峙崗上下有奇石十數石有窊樽可以酌飲幸老歎曰此地去人不遠而眺聽曠闊超脫凡濁是其爲勝乎於是薙草築

居。以二松爲門。命曰寄老庵。噫。山林泉石之勝。必待賢者而後出。或曰天爲賢者而設之。大不然。今夫韶夏濩武之作。衆人聽之。或以不知而不愛。或一心以爲有鴻鵠至。將繳而射之。雖近而不聞。故山林泉石之美。未始無有也。惟知者爲能得之。好之。故獨見之樂之。故安居之。幸老名庵曰寄老。吾又有以知其志也矣。凡居地上者。莫非寄也。知此則吾所攀戀。固無往而不逍遙。嗚呼。寄老于軒冕富貴之間者。危殆傾敗之患日至。寄老於山林泉石。而人莫與之爭。可謂知所寄矣。不亦仁且智哉。

太原府資聖禪院記

惟元聖以神武撥亂。出民塗炭之域。所乘者時也。惟大雄以慈悲衍法。濟民生死之海。所會者因也。夫治道陵遲。彝倫斁敗。方隅幅裂。聲教否隔。運極數還。迺復壹統。故西伯崇墨。再駕而後服。武王牧野。一戎而大定。聖人不能先時而施其欲焉。四生異稟。五蘊殊感。空性迷沒。邪法肆行。德非宿殖。莫聆眞諦。故舍衛吃食。肇沇一音。毗耶問疾。乃至不二。如來不能無因而唱其端焉。在昔僞漢竊號。盜有汾晉。資魏氏河山之寶。倚幷州兵馬之盛。曰實夏隸。勣亢劉宗。及衆正襲行。小腆負固。藝祖無勦民之念。神宗收卒伐之功。而後氛祲清蕩。書軌無外。遷商餘民。用誥多士。本堯舊俗。謂之唐風。自是里閭逸居。田畝昏作。中外一體。遐邇祗福。世歷三紀。重熙累洽。邑具五民。既富而教。明則禮樂。幽有鬼神。習豆籩而率職者。必惟新於後生。祖金革而強死者。或未悔於前日。益茲象教。用照大迷。上以儲二后之冥祐。下以副兆姓之洪願。蓋資聖禪院。是始權輿焉。然則元聖建功。循斯教於休命。大雄妙覺。繇信向於方來。乘時會因。不其然乎。故知

弁冕端委。莫匪帝力。塔廟莊嚴。則爲佛土。於是中外虛心。叵庶就義。崇茲勝果。底於日新。詔發祕藏。申錫舍利。既而肇建茲廟。儀形天表。軒豪靈威。懍懍如在。帝梵極樂。疊疊現前。嘗試揚搉。以告比丘。惟此晉國。始封叔虞。驅以戎索。啓之夏政。孰若清淨寂滅。至於無爭。闕聿密鼓。分器之薄。孰若示現靈蹟。持以堅固。九宗五正。域民之陋。孰若四衆招提。十方無礙。而況有先王之別廟。實曰都城。稱使者而侍祠。付之官守。兼是數者。其亦盛哉。自禪院初建。勑選名行僧二十八。以充供養。歲度學者。幷錫命服。暨舍利之降。始創鴈塔。劫火變壞。更置寶閣。及太宗神御落成。輪奐蟾蠩。金碧照爛。中人營辦。冠蓋相望。爰田上腴之賜。蠲其國征。邸舍廛紘之布。厚厥緡算。上恩賚予。至於再三。歲計會最。始盈千萬。其餘則元臣巨公。競加外護。里豪居士。樂輸檀施。於是高閎大廈。長廊邃宇。經行禪誦。香積宴座。各有攸處。矩模斐然。鱗次翼舒。星陳棊布。始由工度。儼若化城。自天聖初元。至元豐紀號。垂六十載。能事斯畢。總若干間。以殿名者幾所。鐘樓經閣。香壇廳事。凡若干名。於以資薦純佑。弼成鴻化。豈特憂深思遠之俗。益知用禮。權變縱橫之士。舍其業結。抑自實沈曠林。悔懺尋戈之咎。負貳盤石。解脫囚械之苦矣。丞相韓公某。樞軸均逸。開封作牧。分閫秉鉞。威懷殊俗。惠孚小民。禮賢下士。常若不及。博古求舊。未之或遺。僧正檀江總特淨衆。綿歷歲月。緣化積累之勤。經營卜築之盛。不愆於素。率與有勞。求刻珉石。以垂不朽。公嘉允其意。樂道人善。以愚有志鉛槧。見命刊述。某晚聞道要。無所折衷。能讀書史。豈曰多學。爲之歌唐緘季子見微之妙。其若有佛。愧靈運先成之知。辭不獲免。因直書云爾。

重修廬州蜀山廟記

昔先王合祀山川之神。神能興出雲氣以致雨。則祀之。言泰山之霤。亦曰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是故神靈之動民者。莫如時雨。百姓之歸依於神者。莫如旱禱。夫惟民神之相與。非有眞宰者主之。其孰能應而不貳。蜀山廟載於祀典。景德二年。太守相國陳公始新治之。去後五十三年。今太守趙公復修舊而侈大之。前太守所以新廟者。旱禱而應也。今太守所以新廟者。爲致雨而報也。用是推之。茲山之神靈動民。其前無始。其後無卒。其於廟祀。不亦宜乎。然茲山之高不逾里。大不盈百頃。四平無附。以蜀爲稱。而自舒肥之民。方數百里。咸奔走望祀之。固天地鍾粹。神靈之區。不在大而威靈著焉。百川之交也。而濟爲四瀆。列星之多也。而觜昴序於西陸。事猶此矣。趙公字某。以嘉祐元年至郡。明年某月去郡。治民事神。恭順不懈。前後凡三禱。歲以有年。新作廟若干楹。餘合舊修之。

彭城集卷三十三

論

重黎絕地天通論

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天者陽之積也。地者陰之積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鬼神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精之至也故屬天。人物者。言而爲聲。行而爲事。形之至也故屬地。周書曰。重黎絕地天通。重者治神之官也。黎者治民之官也。民神易治。則幽明不相亂。清濁不相惑。是謂天地不相通矣。然則神何以亂民。曰。鬼神之情微矣。茫洋乎其不可以智通也。恍惚乎其不可以類求也。故古者惟事神爲難。謂其必無邪。天之垂日星。地之列山川。宗廟之居祖考。皆物也。謂之必有邪。光景不見于民。嗜好不通于人。必有責之。殆不信矣。故聖人之事神。處于有無之間。致其不可知也。然後民信之。示其不可黷也。然後民畏之。及世之亂民。于是以有責于神。所以亂民也。然則民何以亂神。曰。民者、冥也。欲利而避害。情所同也。福者、利之大者也。禍者、害之極者也。禍福者、鬼神之所爲也。民秉常而好異。舍明而事幽。祀非祭之鬼。祈無妄之福。則民亂于神矣。然則爲其治者奈何。曰。祭祀以其時。兆位以其常。脡俎以其等。如此則神治矣。業

有常守。事有常法。教有常俗。如此則民治矣。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三年而禘。五年而祫。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山川日月風雨江海。皆有其日。祭也。祭天圜丘。祭地方澤。兆五帝於四郊。山川丘陵。各因其方。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常也。德盛者祭廣。德薄者祭卑。天子祀天。諸侯祭土。大夫三廟。士二廟。無田者不祭。犧牲衣服。鼎俎籩豆。各從其命數。等也。三者明。則祀有常典。而神不亂矣。士農工商。四者謂之業。士者爲學。農者爲耕。工者治器。商通有無。此之謂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禮。此之謂俗。三者明。則人不妄求。而民不亂矣。故重黎之絕地天通者。由此道也。

好善優於天下論

賢能技藝。人之美材也。足以出衆矣。未可以治衆也。夫賢而自矜。能而自用。技藝而自得。若是。則雖有美材。足以自孤危而已矣。譬猶高山峭岸之無輔也。其頹必矣。是故莫若好善之美。夫好善者。賢雖不及人。能雖不及衆。然而見一善行則悅然服。聞一善言則怡然樂。有過焉樂人之規己。有疑焉不恥於問人。若是。則賢者將告之以道。能者將告之以事。夫天下之道。天下之事。不可勝究也。計人之所知。不若以其所不知者衆。然而雖不能。必有告之者。是舉無失道廢事也。君以此待其臣。則百官之善。莫有遺矣。臣以此待其下。則衆人之善。莫有棄矣。是故閭里有善。可問而知也。匹夫有善。可官而使也。又況在左右親戚乎。天下雖大。不難治矣。又況有國家者乎。夫治天下者。不出於得人心。人之有善。莫不願人之己知。苟能好善。則有善者見知而悅矣。不肖者慕善而隨矣。天下之心。一旦歸之矣。故曰好善優於天下。此之謂也。雖

然好善也有道見賢而悅之聞善而樂之此有好善之志矣然而外無其信則百姓不從外有其信矣而禮不備則賢者不留故苟好善耶則必推爵祿以崇其人厚禮貌以效其心則百姓信之矣以身先之以貴下之讒邪者不得居其間則賢者留之矣昔者虞舜起於畎畝至有天下莫非取於人而爲善者故至於今言人君之聖者莫有先焉周公之相成王也身下白屋之士故至於今言人臣之聖者莫有高焉夫天下之士豈能及二聖者乎然而不自用焉者知好善之廣也夫好善之美若是其易見也然而愚者莫之爲之何也是無他故忌與驕云耳忌者畏人勝己故聞一善言曰予所知也見一善行曰予所能也若是則賢者將深閉固拒豈有自致者乎驕者不能下人君謂大夫曰是臣我曷足嚴之乎大夫謂士曰是事我曷足問之乎士謂衆人曰是居我下曷足師之乎夫不肖者之見驕也猶將諂諛以求進若夫賢能之士則必深引而遠去焉肯留之乎夫不肖者競進賢能引去天下雖大亡可立須也又況有國家者乎

論出母繼母嫁服與王介甫

儀禮齊衰章出妻之子爲母又曰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據文繼母不言出因母亦言嫁或曰上文繼母如母則繼母之出猶因母也因母之嫁猶繼母也或曰不然古者婦人有子則父卒不得更嫁故繼父章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乃可與之適人使子能自立而有大功之親則不得嫁矣昔秦之爲俗薄矣猶云有子而嫁倍死不正況三代之厚乎故不言因母之嫁非以其無服也有子不復嫁也繼母則不然夫死妻稱而無子則可以更嫁雖更嫁而從爲之服以貴終故著言之然則繼母之出殆將無服乎夫母

子以天屬者也故雖出無絕道今繼母以義合者非有天屬之愛而又以罪見出則恩也義也爲無所施是以雖不服焉可也故於上言出妻之子謂所生也而下特舉繼母之可嫁則明其出與因母不同矣故因母之適人爲不得已則服可以繼母之嫁而見之繼母之出爲義已離則服不可以因母之出同之禮固有文約而義不相害者如此之類矣或曰出何以異於嫁曰出者得罪於父者也嫁者不得罪於父而又嘗服三年之喪終始之義備矣故子不可不終也此二說者何如幸一裁擇之

處士論上

漢世之譏處士皆曰處士無用處士純盜虛名爲處士者莫不慍而不服也雖然使處士而有用於漢世其無貴於處士矣何以言之夫所謂處士者古之逸民也夫所謂逸民者王德之人正己而物正道德純備於己矣而無明君與之興化是以隱其身而不出也傳曰舉逸民天下歸心焉聖王莫不以逸民爲先是故其舉之也非盛禮貌不足以接之非父師三公之位不足以處之非強以厚其身也非資以取其名也以爲其道德足以懷來天下故任而不試其謀慮足以安定國家故聽而不疑是故非有王者之君不能用逸民逸民亦必待王者之君而後出也今如漢氏之治天下其建國非以道德基之也其使民非以禮義率之也權詐之與謀苟且之與居其爲公卿大夫誦數守法奔走聽受趣得失而國家之事舉之於是焉以王德之人語之是猶與越人之章甫也謂之無用焉固其職矣非處士之名也尙何慍而不服哉夫國家之治嘗必積仁累義兢兢業業而後興者也君人者不能躬行而身化之徒使匹夫冠冕壇場而

跪拜之。天下之治。幸可祝詛一朝變也。其用處士若是。是能舉逸民者乎。若夫智不出於尋常之域。而自視缺然。因以挾持高論。誇言上古帝王之事。罔誣世主。矯厲爲名。以希來世之譽。而徼當時之福。謂之純盜虛名。不亦信乎。不亦信乎。

處士論下

凡貴於處士者。爲其知道也。知道者不以己徇物。不以外傷內。是故雖貧賤不改其樂。富貴不移其志。伯夷叔齊。餓於首陽。顏回居魯。簞食瓢飲。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如此故可以大有爲於世。世衰道敝。處士之風流。而與游俠同。衣食必求其甘美。居處必求其佚樂。內有聲色之奉。外崇名譽以誇人。如此而曰我無求於世。而高尚不預事也。則孰不能爲處士哉。又曰。我能爲人君興治立政。必三公卿相求我。爲人君者樂聞其夸嚴。而謂其良有益也。不知其與世俗無以異矣。猶且汲汲焉而求慕之。不亦大惑乎。齊人有爲窮里之社者。聞客有得周鼎而傑之。請以百錢貨而用焉。客聞之笑曰。子來。夫周鼎者。非萬人不足舉之。陳之南郊。以饗上帝。是享百太牢。而九韶之舞。三公灑掃。諸侯執俎豆。乃其宜也。今子將何以求我乎。齊人聞之罔然。顧其鄰有完瓦甕者。而即用之。反燕賓客。醉飽而歸。乃以豚蹄謝之。夫窮里之社。而待周鼎用焉。雖有不稱。且不如瓦甕之適於用也。而乃希周鼎之貴。不亦兩失之乎。夫古今王霸之異也。不若里社之與郊天乎。而處士之居其間。不若用周鼎之與瓦甕乎。故不度其實。而徇其名。雖得萬處士。安能有益於世哉。

桓公不用伊尹論

予向與友人王深甫論齊桓公不能用伊尹。著爲文詞。後失其書。今深甫既歿。追念前語。尙未忘也。因復敍而記之。以寄思深甫之悲云。王深甫喟然歎曰。世之無良臣也。夫以齊桓公之用管仲。豈非大有爲之君也哉。由管仲之器小。故桓公不至於王也。使齊桓公與伊尹並生。其有不能用之乎。劉貢甫曰。時無伊尹則已矣。幸而有之。桓公必不能用也。深甫曰。何以言之。貢甫曰。仲尼有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徒語之云爾。聖人猶難之。況信其道而用其身乎。夫度量之不同。人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聖人之所以爲聖賢者。不能喻焉。賢人之所以爲賢不肖者。不能知焉。譬夫醫巫百工之人。以智相師。以巧相視。雖錙銖不可及也。則以謂人人可齊一其要妙哉。學於仲尼者三千子也。其得聖人之道。顏氏而已。故曰。終日不違。如愚。於吾言無所不說。其餘則嘗違而不說矣。彼學於聖人如是其難。而用聖人者獨以爲易乎。桓公無顏氏之明審矣。智足以用管氏而已矣。雖有伊尹。吾知桓公必不能舉國以聽也。雖然。桓公比於他諸侯爲賢。他諸侯雖得管仲。亦不能用。猶桓公之於伊尹然。無可疑也。深甫曰。昔者衞靈公之無道也。仲尼賓之。齊宣王之不智也。孟子臣之。桓公之賢。猶足以高於二君。顧不足以用伊尹哉。貢甫曰。子所謂用之。畏聖人之名。暫而禮之之謂乎。將聽從其謀。以奉事而大有功乎。如畏其名而禮之也。則豈特桓公哉。雖甚不肖之君。亦將勉而一舉矣。如將奉事而大有功。則孔子行乎季氏矣。三月不違而已耳。彼聽其至言。不知此其美也。而以爲迂。循其至道。不知此其要也。而以爲評。愼乎茫然。若蹈滄海而窺青天。雖強

爲之容而心已離矣故仲尼亦未嘗三年淹而歷聘者七十國也獨如桓公也乎哉深甫曰桓公之才子惡乎知之貢甫曰聖人吾不得而議之矣有仁者之言焉仲尼曰仁者靜夫靜者天地之大死生之變無足以動其心者若是故可以王也夫桓公之事殺兄篡國姑姊妹之不嫁七人其猶足以謂之靜哉不至於靜而欲用聖人此商君之干說孝公以帝王之道甚矣其欺於時也深甫曰嘻子之尚勝也以世無伊尹與桓公並生故慫焉畢子之說也貢甫曰予之所尊信者孟子也孟子嘗言曰伊尹伯夷柳下惠得百里之地皆可以王若是則三人者之爲聖均矣方桓公之時柳下惠魯國之士師也桓公審能用伊尹則胡不求展禽而相之而顧得管仲之說而止焉夫可說以淺近可譬以卑汙則桓公之智亦可知矣深甫於是默而不言

明莊論

楚王聘莊子莊子辭之魯侯聘顏闔顏闔逃之夫賢士君子固將以不仕爲貴遠人爲名乎論之曰是大不然子未聞聖王之治世也上不重任於民故易從下不大望於君故易事三公九卿大夫士而天子逸焉君有常道臣有常職民有常業各當其分而無私焉故無非常之譽則無非常之咎無卓詭之賞則無憯黷之罰夫亦安其性命之情而已矣是故賢士君子從事於其間而無愧焉故可仕也逮德下衰上之所以任於民者重矣故常儉而不給下之所以望於上者深矣故常危而不安君失其常道臣去其常職民奪其常業皆私其實而利其名故有非常之譽則有非常之咎有卓詭之賞則有憯黷之罰性命不安

而天下大駭。於是時也。賢人君子。且羞其所爲。而其國可以從事乎。昔者晉主諸侯。而衞人伐陳。及晉人討衞。孔達死之。以辭於晉。而世謂之忠。中行之難。趙鞅出奔。董安于自縊以定趙氏。而世稱其材。是錯爲漢書策論削諸侯。七國發難。而錯極刑。宗族灰滅。成帝之時。天文變異。丞相方進受策自殺。以當其咎。故世主待其臣若此也。高位重祿。厚利美貨。不近乎宗廟之犧乎。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察主量之奚若。究世治之何如。而後出耳。故從事於道者。道久而逾安。從事於利者。利重而逾憂。斯古今賢士之所以辯也。是莊生所以持竿不顧。顏氏所以遣使者而逃也。昔者大夫種爲越謀吳。既得吳。而勾踐殺之。商鞅爲秦立法。既成霸業。而惠王族之。韓信爲漢戰勝攻取。既一天下。而高帝滅之。三子者皆其盛者也。而俱若是。又況不及者乎。嗚呼。後之人惟毋從事於刻薄。私其利而求其名。則幾於免矣。

說

王天下說

王天下者。得天下之心者也。明其政刑。修其禮樂。能者任其事。智者任其謀。大國百里。小國五十里。百姓親而歸之矣。賢者在下位。修其德教。明其仁義。能者舉其事。智者舉其道。大師數千人。小師數十人。百姓尊而敬之矣。故王者之於百姓。非能家至而戶曉也。然而賢君以其國歸之。賢師以其道歸之。天下亦可謂之治矣。當是時也。列國有不從則爲逆。中國有不從則爲亂。誅之可也。伐之可也。天下無異議矣。是故

非賢者百姓不從。非聖人賢者不歸。故一鄉之善士。一鄉之望也。一國之善士。一國之望也。天下之善士。天下之望也。天下之望歸之。天下之民何往乎。故聖人之服天下。如斯而已矣。彼蚩蚩之甿。不與焉。蚩蚩之甿。耕而食。織而衣。有餘而佚。不足而怨。利之斯善。勞之斯望。雖有聖人。彼安知之。故聖王之作。不待蚩之甿知之。及其一天下也。蚩蚩之甿。亦無由知之。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有道之賢者歸之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蚩蚩者不知也。昔者堯授舜。舜授禹。天下之歌謠朝覲者。遷而從之。文王之時。太公伯夷。或居東海。或居北海。相率而歸周。孟津之師。諸侯會者八百。彼皆賢者也。是以一天下如反掌焉。武王之伐紂。旋孟津。是時比干者存。比干固天下之善士也。天下之善士存。天下之望未去也。及比干死而殷亡矣。晉獻公將伐虢。憚宮之奇。奇固一國之望也。是衣食足。得百姓心。未可也。仁義修。得賢者心。大者王。小者伯。衣食不足。失百姓心。未害。仁義不修。賢者去之。天下雖大。亡矣。閒曰。古之王者。率由此乎。曰然。後之王者亦由此乎。曰後之王者。似而非者也。古之所謂賢者。非仁無爲。非義不動。可以禮致。不可以利求。百姓以爲望。後之所謂賢者。貪得不厭。詐虐不羞。可以利動。不可以德求。百姓雖欲不往而能。以智數驅之。故古之王者。以禮致賢。而賢者悅服。後之王者。以利致賢。而賢者爲用。故其得賢者之心而王則同。其所以得賢者與賢者之用心則不同。是故古之王者。以禮致賢。賢者亦以禮報之。繼而王者。亦必有禮。如先王而後一天下。故不數千百歲。禮不大壞。則不能易姓。後之王者。以利致賢。賢者亦以利待之。繼而王者。亦必使利重。如先王而後一天下。故十歲亦失之。百歲亦失之。利重則易姓矣。

彭城集卷三十四

序

後漢書精要序〔案〕倣本傳云・邃于史學・作東漢刊誤・精要一書・則奉詔所修・可以補本傳所未及也・

臣聞學古建事。王人貴乎多聞。論世誦書。前哲謂之尚友。然惟述作異體。簡編具文。華實參幷。源派殊別。是以緘十二經之說。有太縵之嫌。授三百篇之詩。或一言可蔽。宜其蒼蕞樞要。搴擷菁英。張衆目于在綱。察專車于觀節。指掌可見。括囊無遺。而後博覽鮮寡要之虞。好古有知言之選矣。昔我仁祖皇帝聖由天縱。道隆日躋。惟睿以職教化之源。惟深以通億兆之志。參天兩地。既成獨化之功。聚精會神。而以衆善爲道。聽覽餘暇。無事棄日。翱翔詩書之林。攷合天人之際。歷代善敗之效。日陳于前。百子是非之論。壹概諸聖。乃詔臣等。以常所進讀漢書。剟其精義。與夫善謀。別爲短書。槩見大略。若夫政化之要。禮刑之殊。材良節義之風。智勇名實之效。間見層出。悉使粲明。介善毛惡咸可記省。臣等無右尹之智。不足知祈招之詩。非班伯之才。曷能出金華之業。綿歷歲序。僅終筆削。流示方來。永勸大訓。有以見元聖之稽古。上德之知

言。隆禮羣儒。折衷妙論。豈特當睡矇之賦。充衡石之程而已哉。伏惟皇帝陛下。體道合于自然。好善常若不及。自百王之垂憲。與多士之周爰。未始有遺。常以虛受。矧復念繩武之至重。思詒謀之有開。固將續盛節于丕承。加睿心于善述。則新書之傳。其邁越于前世矣。臣等猥以末學。親遊盛際。藏書柱下。竊自比于史儋。注籍南宮。曾莫階于楊賜。仰誦休烈。紬詞序端。聲其荒蕪。愧于崖略云爾。

公是先生集序

公是先生總集七十五卷。敍文字爲五種。古詩集二十卷。律詩集十五卷。諸五言七言歌行篇曲皆歸之。詩內集二十卷。諸議論辯說傳記書序古賦四言文詞箴贊碑刻誌行狀皆歸之內集外集十五卷。諸制誥章表奏疏駁議齋文覆諡皆歸之外集。小集五卷。諸律賦書啓皆歸之小集。大凡若干篇。古今之文人多矣。其能道胸中之蘊積。暢物理之有無。合衆美以爲己用。超倫類而獨得。使其語言如其心。其馳騁極所欲。環偉奇抗。放肆自若。非夫豪傑之士。不能至是。故自申韓管商愼墨屈原之倫。其道未必皆是。而其書傳焉。雖然猶之貴文也。若夫原性命之統。貫誠明之本。攷百子之雜博。判其眞僞。雖至於六經。可折衷也。極帝王之治。奉事有功。雖在於今日。可按行也。是好古博物之士。所以貴乎學聖人而得道眞者。嗚呼。先生之文。優出於前人者在是矣。傳曰。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以極萬物之理。則文有不明者乎。盛如四時。煦育賦予。雕刻衆形。萌芽夭條。無有不備。是之謂神。故古今之士。智有所不周。文有所不明。由其情之蹇淺也。知其一。不知其二。善于此。不善于彼。由其氣窳而化狹也。嗚呼。先生可

謂備矣。傳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先生之言。孰有知之者哉。言可知也。先生爲常存矣。是故有志聖人者訊其通。貫穿諸子者觀其辯。濟用當世者尚其辭。莫不有爲師之道焉。合而觀之。若韶濩武象之天覆地載也。離而聽之。若琴瑟聲管之迭奏。靜深要妙。歸于平心氣感神明而已矣。先生論春秋易象七經說。弟子記。不載集中。具別錄云。

贈醫潘況秀才序

始潘君以術游京師。疾病之至門者日數人。於是有知潘君者曰。潘君相有病於未病。治已病於無病。潘君視隱如顯。視遠如邇。色喻於目。脈喻於指。聲喻於耳。三者參用。藥至病去。用力少而見功多。所謂國能也。他日往。則疾病之至者益多。日數十百人。則又有知潘君者曰。潘君守學固而處心平。不以人之向己而喜。不以人之去己而沮。汎然唯吾所以自任而已。所謂有道者也。他日又往。則疾病至者無算。舉京師之人將遷焉。則又有知潘君者曰。潘君不爲利疚。不爲勢回。治人以疾病輕重爲差。其視富貴如貧賤。視布衣如王公。得千金之謝。猶簞食之饋。所謂士君子也。嗚呼。天下之事。莫難於持久。持久則善惡自效。賢不肖襲情。若潘君者。自始及終。三譽益隆。人之從之者。百倍於初。期以國能而卒至於有道士君子者。豈非眞賢也哉。今夫世之爲醫者。誦數守法。嚌甘調辛。未有少得也。則囂囂然以謂已足。於是以人之生死徼倖。乘人之急。以濟其不仁之心。設危辭詭說。以恐喝富貴之人。損其手而邀之財。得金玉錢帛。滿意盈欲。迺始從事。益投毒藥。與病相違。煩憒昏眩。使其不自聊賴。然後徐徐解治。幸而不死者有矣。則固以爲

已功而妄仞其名。厚求拜謝。以復其勞。若其不活。則其所得金帛固多。恬然持去。不自愧恥。其視貧賤無勢者。則傲然不顧。世皆曰醫賤。與傭徒鬻賣者鈞。豈醫之實若是哉。昔岐伯和緩之能。乃通於治國修身之際。嗚呼君子。孰能矯正之者。若潘君者。其復何尤。嗚呼。世之事多此類者。獨醫乎哉。僕感潘君守道。出於流俗。故作敍醫以示知者。

送胡因甫宰湘鄉序

昔胡君求字於某。某曰字子以因甫。吾聞凡名有待事者。孫叔豹是也。有因生者。趙岐是也。字之者必稱其義。今子生於湘而名湘。是因生矣。字子曰因甫。庶幾如趙岐乎。胡君以爲然。今胡君乃復以王命宰湘鄉。非擇而處之。適合耳。意者其山川之神。潛有以相夫子者。故其始名之而今往治焉。傳曰。人神之主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民將被其澤。信夫其必有神相之也。昔陳蕃治魯。百姓愛之。不忍言其名。而魯邑有與蕃同者。更之曰皮。至今猶稱焉。胡君勉之哉。以子之學施之於事。吾未始知夫湘鄉之不爲魯蕃也。且山川之神既相子焉。富貴不可辭。務自愛而已。

送焦千之序

某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難全行於今。自三代之盛。諸侯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傳。且置不言。夫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爲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

不疑則知其辯如此故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賦役憃愚無智隻詬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貨笞傷僇辱安以爲己物故無可以興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實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天子祫祭宗廟施慶天下閔太平之時賢士有遺逸而不仕者因詔州郡推擇上名於朝間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者十三人果多游學成名者天子皆以禮接之館於太學而使有司策問以經術之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仕焉凡十三人吾所素識者焦君伯強焦君伯強介直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輒能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遺逸不亦宜乎夫州郡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爲國得賢必且精心愼慮拔士於千萬豈其崇虛徇名苟得舉逸民之稱而已則夫十二人者吾雖未盡識之殆皆焦君之倫無疑於是焉使之從政治民譬猶發廒倉以賑貧乏決江河以灌下濕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名在第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焦君之才既盡美矣況復有過其一二者乎彼辭禮命不至者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數歟抑彼皆伊尹太公之儔至三聘而後幡然改立爲太師然後載而與之歸乎天下之大未可誣也吾甚慕之故於焦君之行樂道之焉

行狀

爲楊殿丞作五世祖系事狀

楊氏本望號略。遠祖某嘗仕爲湖州從事。去官。始家於宣州某縣。是時五代喪亂。壤地分裂。稱號而王者六七姓。南北斷絕。存亡不相往來。仕宦者局促方域。不見廣大。無所設施區畫。故有志之士。不願得官。去而在田畝者多。遠祖既來宣城。則市田宅。築室種樹。春耕秋收。教養子弟。師帥鄉里。以佚天下之平。及終。塗葬某縣某鄉某里。子孫因爲宣城人。至璵五代傳矣。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父某。墳墓皆在某縣。自曾祖以上。率皆隱德不耀。猶遠祖志也。從祖考以來。天下甫大一統。文教興行。故兩世俱以儒衣從進士貢。然亦未有成也。施不於人。於其家有其志而無其功。豈所謂必將鍾慶於其後者哉。而璵孱弱。奉承先訓。不敢有墜。天聖八年。始以進士中第得官。積十八歲。遷至殿中丞。有位於朝。今年上郊。士大夫得推恩以及其先。璵因是得贈其父某官。爲鄉里宗族子孫榮。而遠祖之墓在焉者。未有碑碣。士大夫之遊而過焉者。不知加禮於其所。祖考之志。不傳於後生子孫之慶。不知所從來。璵尚恨之。昔子雲之先。始居巴蜀。亦五世而生雄。雄仕漢有名。能自記其祖系傳後。璵材短無文。不能有所稱道。願得當世賢者記之。以畢賤志。故敢以累執事。伏惟少加採擇而垂纂錄焉。謹狀。

賈公行狀

公諱黯。字直孺。少聰悟好學。九歲時作詩。有高遠語。人皆驚偉之。十五能從進士舉。慶歷六年中第。爲天下第一。時年二十五。釋褐受將作監丞。通判襄州。官滿還朝。召試學士院。拜著作郎。直集賢院。祀明堂。覃恩遷右正言。公性方嚴。直諒自任。好惡是非。明白較然。無所阿倚。用是爲諫官。其天資適宜。慷慨引大體。

重於朝廷。仁宗皇帝識公手書。閱公章疏。常嘉賞之。公前後所上數十事。摭其切至者。著一二以見公志。尚書郎杜樞。受臺檄覆開封府獄事。獄情不完。樞將駁正之。事連權貴人。權貴人不便也。罷樞勿預。已而撫樞他過。斥逐樞。初御史中丞舉正有所諫爭於上。弗能得。因百官內朝留班。將帥以見上。樞時在廷中。獨出前行。問中丞所留班狀。既數月矣。因樞後事。乃發舉以爲愆尤。人皆知樞以獄事見譴也。公上疏極言救樞。其後諫官御史。進對論事。諠譁上前。宰相因禁制臺諫有請上殿者。皆因閤門以白中書。一候進止。公上疏以爲言路將自此大壅。古者諫爭有折檻牽衣裾者。今雖諠譁何傷於直。固請如舊。樞密副使狄青。由卒伍起。致位二府。公以爲自祖宗以武烈服天下。是材武勇力之士。其建勳勞者多矣。猶未嘗有得在幃幄謀議者。今天下方以文治。而青身無陷陣破敵之功。驟列樞近。使外國聞之。有輕中國之心。又宿衛諸軍。皆小人戇愚無知。見青尊寵。喜其黨類。可以倚耦搖動人心。不可之大者。且朝廷之臣。以禮義進者。將恥與青偶。非所以得賢者之心。凡公論議類皆若此。歷遷三司判官。賜緋。同修起居注。假集賢使契丹。遷右司諫。至和元年八月。以本官知制誥。賜金紫。權判流內銓。天下承平日久。百官職業。皆有常憲。共樂於因循。而銓衡徒文書備具而已。公始欲以風義整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遷。故投牒自陳。人皆知其嘗喪父。莫肯爲作文書。澤知不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爲解。澤既除喪。求磨勘。公以爲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之愛於其親乎。使澤雖非匿喪。猶爲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不齒終身。晉州推官李亢。故嘗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默自

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衣應舉及第積十歲當磨勘乃自首言其初事公以律所謂罔冒也奏罷之奪其勞考又龐丞相壻雍邱主簿陳琪凡三調官未嘗由銓筦始因其父得官復再仕皆因其妻父乞恩琪比他人未嘗遠官而舉者二十四人公以謂此徼倖之尤者而士大夫承望權勢背公助私其風不可長又舉奏琪琪後引對才得循資云公前在修起居注天子退朝御邇英召見侍臣講說經書讀史傳而史官不預公以謂天子於此咨訪政體論議治道德音聖問而史不記錄嘗以爲闕及將修起居注因上奏言之自後修起居注官遂得預邇英行之至今公以少府老疾求守便郡出知陳州未行換許州後一年遷兵部員外郎徙襄州嘉祐元年十月祫祭畢加朝散大夫封長樂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少府還居鄧州公聞其疾篤將棄官去念以符印屬他官且將坐所不當受者因自移疾以府事付佐官既而脫身去郎日上書自劾臺諫官聞之爭舉奏詆毀公然朝廷高公所爲且以厭言事者意徙公鄧州公竟以憂去官居憂以善喪聞既除服還爲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詔書稱之曰聞父之疾委政歸養孝也上章自劾不肯苟免忠也公猶以前嘗謫官不敢入朝詔復趣召差勾當三班院明年召爲翰林學士判昭文館五年謫吏部郎中翰林侍讀學士知鄧州未行近臣臺諫多推言其忠孝宜在內省復留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初有司議京朝官每三歲郎自言求磨勘轉官使人人驟進非所以崇退讓養廉恥也於是詔有司爲當遷者舉行其文書而人不自言矣而朝士之喜名者尚或辭讓求不磨勘有司移牒督之至於十數公以謂向者使人自言而士之恬於榮利恥不求進則其嘉尚旌擢之可也今有司舉行無復自陳之嫌矣且攻

課之法豈徒進陟之而已哉亦擇其鮮功者而黜之則士大夫尙何以辭不磨勘也其容有矯妄之人虛竊不就之高徼取恬退之譽陰冀進擢無益風化不可不爲之防請使言未顯及乞不磨勘者皆自列其意故有司因不復督索之必待其復自陳及吏爲按行中書異爲籍以記之其有殊功異效皆可勿遷上從公議於是士大夫之爲下情者皆息七年三月遷左司郎中知開封府九月上祀明堂加輕車都尉進封開國伯公以方嚴著稱所至人皆憚之及領京畿官吏謁見言事皆得傾竭盡意語有中理未嘗不委曲聽受皆過所望府吏舊七百員而諸營以罪去已而復敍者皆員外置之積數百人公以謂此皆僥倖且不足懲有罪乃奏爲條約其以罪去復敍者須正員闕乃稍補之又府吏之給事他官者更七次則遷一資吏緣爲奸他官之請從事者無窮或以一事未竟遣歸既又請之則累記爲兩役矣公始命科條目某事以上若干種吏之從事在此數中者爲以次數餘皆不聽及一事而再往者悉禁止之自後皆遵用賈尹故事府吏人人失望更相搆會語言取其斷獄行事者稍緣飾之以爲不直冀以動搖公諸御史聞之果以爲言攻之甚力天子終保持之執政見上問曰賈某所爲誠公耶私耶對曰私則無之上曰何足以爲咎視職事有與開封府等者易之以公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今天子卽位授中書舍人進封開國侯受詔修撰仁宗實錄領羣牧使治平二年拜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充母陳氏繼母史氏公幼時陳歸其宗少府戒公能取名第作官則往視母及公登第日果得所願焉公迎陳母歸致其歡養陳封仁壽郡太君史封唐安郡太君公四娶馬氏任氏張氏皆早亡宋娶薛氏故尙書郎直龍圖閣紳之女封延安郡君

子男二人長元素蚤夭次士彥太常寺太祝五女皆幼公薨後若干日得十二月某甲子歸葬於鄧州某里祔於先塋謹具歷官行事如右伏惟采擇而加纂述焉謹狀

彭城集卷三十五

行狀

故朝散大夫給事中集賢院學士權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劉公行狀

曾祖贈大理評事。祖皇任尚書工部員外郎。判三司都磨勘司。累贈戶部尚書。考皇任益州路轉運使尚書主客郎中。累贈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公字某。尚書中子。天性明徹。淵粹自爲童子。有老成人量。初學進士詞賦。已爲人傳誦稱道之。至年十五。乃更習爲古文。讀書心悟理解。志氣開發。日增月益。河江委注。不可丈尺斗斛校也。其十七歲所著撰。至今存者尚多。自兩漢之後。豪傑之士。所爲文章。雖皆以理爲主。偏局所見。致遠則不通。又其論五經。皆欲明王道。而惑於曲說。駁雜脅亂。不能自解。聖人之道不明。及公爲之。正德性。別仁智。舉中庸。明天命。條達理遂。交貫旁暢。愈深愈遠。未嘗一蹟焉。嘗論曰。荀子不知性。揚子不知命。韓子不知道。荀子言人性惡。則善無所起。揚子畏死而投閣。韓子汲汲求用於時。以不得出王公大人之門爲己憂。是三子其盛者也。而其蔽至是。況其下者乎。至說春秋。其所發明尤多。論宋襄公事。或以爲文王之戰不過。或以譏不能鼓僵殺敵。公以爲文王之事。亦當內治其國家。外信於諸侯。何嘗不治

不信而強爭之。既爭而輕棄己民。其猶足謂之仁且智乎。凡公之言。大約反其本。正己而物正者也。書公子季友卒三傳皆以爲賢。公以謂季友之賢。因其有事而著之。今卒而書季者。蓋自是世季氏也。公之論春秋如此。自前世鉅儒宿學。皆所不至。概舉二者。可以類知焉。爲三傳權衡。解駁三家嫩惡。毫髮無得以形遁者。慶歷初。有司更正貢士。令士不從學官者。州郡勿舉。舉吳氏王源叔以書招公來太學。公答不可。曰焉有伯夷孟軻段干木之儔而自致博士弟子乎。其後此令亦廢閣不用。公舉進士。慶歷六年三月御試。選爲第一。會內兄翰林學士承旨王公堯臣時爲編排官。以嫌自列。編排者。用考試官所定等第。受成事而甲乙之耳。誠無預於與奪。可無嫌也。王公固辭之。上不得已。以爲第二。拜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事。吳正肅公育舊開公之賢。傾遲之。及罷政事守蔡。得公歡甚。事無大小皆聽公。州以清靜。與公日賦詩飲酒爲樂。蔡人傳以爲盛事。蔡州十縣。五居高仰地。轉運使符郡。變民諸穀。悉以粳糯充賦。皆市於旁縣以輸。官民益困急。會詔書問可以寬民力者。公上疏陳其弊。因言方今用不足。盡如古難。宜敕轉運使。必不得已折變毋變其所無。與不可得。則民雖病不困。事頗施行。八年十一月。丁先公憂去官。皇祐三年二月服除。還爲大理評事。召試學士院。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是時方議定大樂。天子使中貴人參其事。公諫以謂王事莫重於樂。今材學滿朝。辯論有餘。足以增朝廷之光。而顧使若趙談者居間。臣恐爲袁盎笑也。明年同判登聞鼓院。改判吏部南曹。南曹兼考功事。於是夏丞相竦將葬。故事考功當請謚太常。集百官議之。上以舊恩。特賜竦謚曰文正。不復關有司。公上奏請收還詔書。更屬有司。得以公議之。因陳竦備位將相。

無正直聲。陛下不當使臣等官。而假人以寵。書三上。上嘉公守正。爲改諡曰文莊。八月權判三司開拆司。後徙他部。亦未離南曹也。儂智高亂嶺南。樞密副使狄青宣撫四路。而朝議不爲置副。或曰使中官副之。公聞。遽上奏曰。狄青起於行伍。而列樞近權。兵而出。宜得正固幹略之臣參其事。今不置副。置副而用中人。皆不可。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州。上以問左右。棄之存之孰利。公時從三司奏事聞之。上奏獨請棄之。以謂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擾邊。雖傾國爭之可也。今何所重輕。而糜國財。困民力。捐士卒之命。以貪咫尺之地。而有棄明信規小利之名。使其有以窺中國。非計也。時議者不同。竟留之。秦州坐是應接多事。財用匱竭矣。五年四月。遷權三司度支判官。始解南曹賜緋衣銀魚。至和元年正月。張貴妃薨。追號溫成皇后。有獻議求爲立忌日。禮官請對不許。公奏言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猶不立忌。奈何以溫成私昵之愛。而變古越禮。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上乃止。八月同修起居注。居一月。召試超拜右正言。知制誥。賜紫金魚袋。權同判吏部流內銓。初。陳丞相以公不附己。論議不能右公。唯天子察公忠直。數得公奏議。開納無疑。故亟用公。知制誥。陳丞相以修注未一月爲言。上不聽。曰此豈計官資日月邪。公謝曰。上又面諭曰。外間事不使有所聞。當一一語朕矣。無幾何。朝廷從禮院有所詢問。禮生擅發印狀以報。禮官莫知。知禮院事吳充。謫罰禮生。而坐以出官。公奏以爲朝廷久安。吏習因循。百司庶府。苟且已甚。稍激勵振職。未知如何。而使充以此得罪。豈不傷事害政也。請追止前命。已而修起居注馮京。復以言事奪職。公因奏事。上謂公曰。吳充乃是振職。馮京意亦無他。中書

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耳。公奏言自古唯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至竄謫臣下。今則不然。上意慈仁好諫。而中書不務將順聖德之美。排逐言者。乃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必且感動陰陽。有風霧日食地震之異。居五日。地果震鎮戎軍。而都下雪。後累日昏霾。太陽色黃濁。略皆如公言。公又密勸上收擧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以消伏災變。上深納之。時親睦宅方築神御殿。天寒休役。公建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可設於私家。所以明一統也。今神御若干。禮爲可則不宜以人勞輟作。若不中禮。則遂止之。何權罷也。廟事遂寢。宦官石全彬。緣葬溫成皇后。賞勞。除宮苑使。領利州觀察使。全彬不厭。後三日復換正除利州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上言全彬閨闥之臣。如此姑息。有權勢重於全彬者。何以待之。事竟得止。二年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公上疏論邪臣正臣進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願陛下參伍觀之。呂溱蔡襄歐陽修賈黯韓絳皆有直質。無流心。論議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上悟。乃留歐陽修第不行。八月。假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充北朝皇太后生辰國信使。契丹遣其臣馬祐來迓。行自幽州東北入古北口。更長輿白隰山路。詰曲繚繞。或折而西南。行千里餘。乃出山。至柳河。公問祐曰。自松亭直北趨柳河。徑易。不數日至中京。何不行此。敵人本欲以山路迂回。使中國信其阻遠。常祕諱之。不使漢使知。及得公問。驚謝曰。實然。然自通好以來。置驛如此。不敢改也。祐復問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食虎豹。人以爲山神。此何名也。公曰。以某所聞。駮也。其狀如白馬。黑尾鋸牙。音如鼓。滑桓迎日而馳。爲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祐釋然相視。喜曰。眞是也。前此者漢使往。或

以輕肆不爲敵人所重又有畏懦拘守約束惴惴不敢蹉跌者獨公坦懷意氣自若敵人畏服加禮焉二年三月王文安公遷參知政事公自列親嫌求知揚州詔許之初狄青自南伐歸爲樞密使京城小民聞青驟貴相與推說誦詠其材武青每出入輒聚觀之至壅路不得行上自正月不豫青益爲都人所指目公憂之會將赴揚州辭行見上因言陛下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始終今外說紛紛雖不足信要當使無後憂寧負青無使負國家上頷之曰可語中書公過見三丞相謂曰向者天下有可大憂者又有可大疑者今上體復平大憂去矣而大疑者尚存其以青事告之丞相應對唯唯公既至官拜表又徧遺公卿書曰汲黯之忠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朝廷皆知爲青發也至八月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坐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熟狀出青判陳州先是有彗星見青去之夕而彗沒自皇祐末有日食之變公嘗獻救日論三篇備言所以防姦禦變之術青見而惡之謂所親曰劉舍人以此洗滌青邪公之建言或以爲過計及後乃大服云揚州雷塘即漢江都之雷陂也舊屬民自唐以來耕種其中往數十歲官取蓄水以備漕運舊田主二十六家皆奪業失職官始議以他田償之竟無與也然塘亦破決不修漕運未嘗賴此發運使因以假揚州種稻而舊田主二百餘口皆饑寒縣官莫省及公至持太和年契書詣府自訟公即判還之發運使猶以漕運事動朝廷靳留之公用種稻事證明其無用朝廷乃聽公杜公丞相衍致仕居南都聞之喜曰眞良太守矣九月恭謝天地改元嘉祐進公朝散大夫封宣縣開國男天長富人陳乙殺人捕得賊縣吏脫己而以誣王甲甲貧弱不能自明遂受誣囚至府公察之心知其冤而囚畏

吏不敢言。公以委戶曹杜誘使精意鞫之。誘不能有所反。而獄益傳致證左。牢不可破。將論囚。公親訊之。囚得公語言知其能爲己直也。乃敢告冤。果陳氏殺人。遠近傳以爲神。明年四月。遷起居舍人。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公初治揚。前守政苛。吏民不安。公以寬簡拊之。而民大和。及至鄆。鄆比易守。政事不治。市邑攘奪。公行不禁。訟或累月不決。公撥遣簿書。決平獄訟。不數日則已無事。乃更約束。明賞罰。下吏奔走承命。月餘。境內正清。盜賊屏息。使客行壽張道中。遺錢一囊。人不敢取。以告耆長。長爲守視。頃之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取。故在其所。先是西路久旱。麥不登。鄆州尤多蝗蟲。公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亡去。歲以有年。居鄆五月。召還朝。糾察在京刑獄。充宗正司修玉牒官。四年正月。同權知貢舉。是歲始更貢士令奏名者才二百人。其罷黜者雖多。莫有不服者。至有爲賦以頌得人。上例賜近臣墨字。公得稽古二字。時論榮之。楊佐判都水監。請鑿京北孟陽河。盛冬興役。死者數百人。又壞民廬舍。發掘丘墓百五十餘所。而河訖不成。百姓遮宰相自訴。執政乃收檢計工役官匠屬吏。囚呼冤不承。獄久不決。公奏理之曰。佐始相度此河。使生者勞敝。死者暴露。百姓怨痛。謗議沸騰。皆佐爲之。今置佐不問。而專罪餘人。不合人情。求以佐爲首。會有詔疏獄。一概解縱不問。是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得官輒讓。衆亦予其恬退之稱。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至七八讓。天子嘗優容之。下至布衣福州陳烈等。初除吏亦讓。賜之粟帛亦讓。公以爲此皆挾僞求名。要上迷衆。其漸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宜一以故事舊典爲準。以防未亂。是歲天子將親大祫於太廟。丞相欲加上尊號。公以

禮部兼領名表丞相請譔表辭公止之曰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受徽號至今且二十年天下之人咸知天子持盈好謙今復加數字既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亦可惜願加深思富丞相不怡曰適已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公曰諾退謂子弟曰吾備位近臣當獻可替否寧得罪權門豈可使主上受虛名而棄實美耶遂上疏曰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不肖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羣輩水旱繼有四夷雖粗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羈縻之非畏威慕義也未可謂至治然則讓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必發揚光輝而反累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雷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理論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誠望陛下求諸道而已章凡四上天子得公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斷章表不受於是忭時相初郭后既以廢薨天子加恩追復其號而不許謚與祔廟且二十餘年至是禮官乃倡議請依禮祔郭后於廟朝議將許之公疏爭曰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於寢不赴於同盟不反哭於廟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號闕然郭后之廢雖云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今一旦欲治以嫡后之儀致之於廟恐其未安於春秋也春秋之夫人於彼三者一不備則不正其稱而郭后於三者無一焉而欲正其禮恐其未安於義也且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廢興之間固必有正不正之

禮存焉。今欲扶所廢以爲正。必將抑所興以爲不正。古者不二嫡。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當擅輕重哉。謹案景祐詔書。本不許郭氏祔廟。議已決矣。無爲復紛紛以亂大禮。宜令諸儒極其論難。有詔並張洞奏狀重議。洞論景祐詔書。以謂追復郭后。是人主意。停止廟謚。則執政所爲。公以議不同。不連章。已而丞相召太常趣定議。將以祫前升祔。公聞之。又上奏曰。臣觀洞之言。乃是曼辭飾說。苟蔽前失。以追復郭后。則出於天子。以停止廟謚。則出於大臣。共一詔書也。而論之異同。若不幸而此言傳於後。且歸過君父。虧損聖德。此其一也。且臣前奏最要切者。以爲廢興不兩立。而人君無二嫡。備萬世之後禮。分不明也。洞既不以此爲辭。若不幸朝廷過聽之。是雖自以能訐上起廢爲功。而猶且陰逼母后。妄瀆正禮。此其二也。願并下臣章。令兩制詳議。有詔是公。議者乃止。於是祫祭有日。禮官建白。請以孝章皇后以下四主。享於別廟。不升合食。上重其事。有詔兩制集議。公與胡宿等共上議曰。案春秋傳曰。大祫。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國朝事宗廟。且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遵用以爲典制。此皆祖宗制節垂法。以貽子孫者也。未易輕改。且行之已久。祝嘏宗史。既守以爲常。一旦輕議損益。恐神靈不安。亦未必當先帝意也。傳曰。祭從先祖。如其故便。公以論列未盡。又特上奏曰。九經所載。祫祭制度。最明備者。莫如春秋公羊傳。自漢以下。皆引爲證。所謂未毀廟者。豈有帝后之限哉。此乃國朝所以依緣循守。行之且百年者也。今羣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近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專倡異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儀。欲擯隔四后。使億萬斯年永不得合食於先帝。臣竊恨之。昔

貢禹議罷園廟。匡衡議遷郊兆。羣臣和之者非一。自以爲周公孔子復生。不可得變。元帝成帝信之然而通人未以爲當。既而皆悔之。則無及矣。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舉措數有後悔哉。此自陛下所當留聖思也。初。上春秋高。朝議或有恐上勞拜起者。而禮官承旨。遂造此議。上微聞之。又得公章。謂近臣曰。朕初謂禮當然。苟以拜起爲煩。吾猶能之。何憚也。遂手詔罷議。蜀人龍昌期者。著書傳經。以詭僻炫衆。至詆毀周公。雜用佛說。擁弟子十數人至都。文丞相薦諸朝。以所著書示兩制。公與同列並奏。昌期非聖不經。請下益州毀棄板本。事未行。而昌期用薦賜五品服。帛百疋。中外疑駭。公拜疏曰。臣按昌期之書。違古畔道。所謂言僞而辯。學非而博。是王制之不聽而誅者也。陛下哀其衰老。未使服少正卯之刑。則幸矣。又何賞焉。昔孔子作孝經。非聖人者無法。而朝廷顧多昌期之毀周公。臣所不曉也。且陛下使臣等議之。臣等不敢不盡忠。今置臣等之言而不用。縱昌期之妄而不誅。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幣。是非貿亂沮勸顛倒。使迷國之計行於側。而非聖人之俗倡於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伏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淺深。詞極切直。昌期亦惶懼。不敢受賜。裝卸營卒。桑達等數十人。酗酒鬬呼。指斥乘輿。有司不之覺。皇城使以旨捕送開封府推鞫。案成。棄達市。公移府問所以不經審訊之由。府報曰。近例。凡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鞫獄。皆不慮問。公曰。此豈可行耶。遂奏請自今一准定格。樞密使以開封府有例。不復論可否進呈。報公不行。公爭之曰。先帝仁聖欽恤。以京師刑獄最煩。故建糾察一司。證審眞僞。自邇以來。每有大辟。倍加精愼。此則先帝不敢兼於庶獄庶愼。惟有司之任。今乃曲忤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鞫公事。不

復審察。未見所以尊朝廷。愼刑罰。而適足啓府縣弛慢獄卒。侵侮罪人。銜寃不得告訴之弊。又朝廷舊法。不許用例破條。今顧於刑獄極愼人命至重之際。而廢條用例。此臣所不喻也。天子乃以公章下開封府。著爲令。翰林學士韓絳上言。國朝官制未立。如中書門下爲宰相職號令。乃以近臣兼判兩省。例已重。諸如此類。宜加裁定。正其名體。他官典領。一用舊例。百司常務。多關二府。請擇重輕移付於下。走吏章服。與公卿不殊。宜著爲等級。臺閣省寺。無所傳錄。可依倣周禮唐六典。著爲一書。天子以爲可行。召公與翰林胡宿。受詔同詳定。公以謂此帝王能事。朝廷大務。必將損益沿革。成一朝之制。不獨空言而已。當得其人。乃能成事。前日朝廷欲正大樂。先定律呂。自景祐至今。近三十年而功不就。今之所爲。又重於樂。自非周召管蕭之才。恐雖三十年。亦未可望也。凡再辭不許。既受命。公乃奏請。未置局。先條可改正裁損申明數事。送中書門下參詳可否。然後刪定。詔許焉。未及上。明年三月。韓再奏趣行之。公乃與胡公詣政事堂。略條一二事。諮丞相曰。國家必欲興修官制。勒成一經。爲後世法。則宜先簡別條貫。澄清流品。使事事有法。不然者。虛列官府。徒作空文。無用也。今且以數事言之。如樞密院五代以來。始與中書對掌機務。名體不正。無甚於此。尚書二十四司。今爲虛名。官冗員衆。蠹財害政。即欲改正官制。則當罷樞密院。廢三司省郎官不治事者。以前資散官處之。可乎。審刑院、審官院、羣牧司、提舉司、糾察司、駢衍於官皆當省。還屬尚書九卿。此裁損者也。可乎。唐制諫官史官。隨宰相入立仗下。唐制中書出制勅。門下審之。而後尚書出告身。唐制。學士下領外職。舍人分判六曹。皆美政也。必欲申明官制。無先於此者。可乎。當開元時。官有定員。職

有常守。故李林甫之爲六典也。易然猶僅成一書耳。卒之不能行也。本朝隨事建官。取便事而已。有司奉法守職可矣。苟不能爾。恐雖成書。猶且復廢。宇文之周官。唐之六典是也。丞相久之度不能行。曰然。此誠難事。業已行。姑徐徐爲之。居月餘。韓以中丞言事出知蔡州。又數月。公帥長安。然胡公猶在朝。而朝廷亦不復問官制云。十月上親祫祭太廟。禮畢。公以加恩上騎都尉。進封開國子。初翰林侍讀學士呂溱自眞定府召還。監司積與溱不平。捕溱親吏按驗。窮治得溱嘗借官麴作酒。及以私貨往河東交易二罪。溱先謫知舒州。而後獄具。大理寺約法。溱乃未嘗受推。法不當蔽罪。自溱事起。外議紛紛。言溱有死罪十。獨天子素知溱薄過。不致於理。奪溱侍讀。分司南京而已。公行制書。具道上所以待溱意。許溱自新。上恩如此。詔詞理當爾。非有所左右也。而自中丞知雜諫官御史爭上言。溱罪大責輕。公制詞不直。天子察公無過。以其章示公。既而言溱者終不息。上厭甚。不得已爲不用赦。再削一官。他舍人命詞。與公無異。言者乃止。御史吳中復嘗薦文學鄭叔熊於朝。故事。御史薦士。無特授官者。前數年。觀文殿學士王公舉正嘗薦叔熊。既不行矣。已而執政以中復故。乃更追用舉正前章。除叔熊以官。叔熊實以醫自名。爲中復治嬖妾有功。中復故稱之。公刺譏中復。中復聞之恨甚。又憾前詆欺不遂。而公潔廉無私。無可加誣者。公前議郭后廟。有語云。上之廢郭后。慮在宗廟社稷之際。不得不然耳。中復即深文排詆。析言搆語。云此欲開導人主廢后。是許敬宗之倫。中復既唱其端。隨者翕然。執政諸公雖知其不直。然亦惡公數正言異己。欲因事擠之。以御史章上。將開陳其端緒。冀人主意動。則挺之矣。而上輒曰。此豈可行。勅封去之。每上輒然。至十餘

章。後日有御史復上殿。上逆謂之曰。是又將言劉某耶。此御史實自欲言他事。皇懼甚。退更相告言。諫官御史本亦承望上旨。雖數妄作。不能不反顧己患。既揣知上意。即噤齰不復言。當是時。非人主素知公。公幾不免。公爲人亮直正固。其處己明甚。循理蹈義。志之所充。乃形於言。不以纖毫異內外也。又以爲德性苟充。則功名可遺。學問苟明。則文章不足事也。其以待人。亦推己意而同之。然世俗方以夸嚴無實爲成名。虛譽崇飾爲尚賢。內不能自知。則高自期待。外以悅人。則復以才能許人。士之浮薄慕名者喜樂之。與公異操。故與世多不合。其夫人嘗謂公曰。人以君爲傲。宜有以接俗弭謗。公曰。吾何傲也哉。老者吾尊之。少者吾賓之。貴者吾嚴之。賤者吾安之。自謂宜矣。世俗之人。又欲其足之隨之諂之狎之。然則是鄉原已。吾不爲也。是時執政爲上興太平。復行王化。取其文致。與周漢等隆而已。士大夫知旨者。趨謹附和。咸得顯仕。公乃介然獨立。上下交忤。謗言益多。執政滋不悅。公在西垣七年。詔誥典重。褒貶有體。不可增損一字。爲上尊號表。時凡五請一謝。不移時即具。又嘗一日有詔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宰相得旨。即日待進。公將上馬。遂不解帶。援筆書之。凡數千言。詞意皆不同。吏謄白不暇。往反才食頃。執政皆驚視。以爲所未嘗見。吏有竊言曰。公乃以此見忌耳。故事。舍人遷翰林者。皆以久次。執政不欲公在內。每有闕。輒置不用。會永興軍闕守。公自請治之。執政喜公之去。疏奏即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府事。公謝曰。臣本求永興。不望侍讀。不敢受。詔不許。既行六日。學士闕。遂越用范鎮。衆人爲公惘然。公之辭行。面陳用將之術。且言頃來邊吏。頗以飲食傭役得罪。即今武吏多不願臨邊。如孫沔、呂溱貴重有功名。猶以此見廢。設復有孟

舒魏尙之徒臣固知議者之不能容此乃馮唐所以疑漢文帝不能用頗牧也臣願陛下容邊臣闊略細過無督以微法又言馬軍都指揮使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近者御史中丞韓絳又以傾宰相重搖人心臣謂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於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上皆然之是後邊將遂無以酒食坐者茂實頃之亦出知曹州公以十二月至雍部先是關中比歲不登百姓流移長安尤甚公開倉廩賑乏絕寬賦斂止逋責省徭役緩期會約束豪右毋敢固糴民苦大錢數變法疑惑公使官吏俾錢一皆中給民因知官不復變法矣事必當請者請而行之其餘則皆以便宜措置視事三日大雪盈尺雍人喜曰此公賜我數月流民稍自歸明年大豐熟是時朝廷遣使均田欲以等貧富以致頌聲上因公之西勅至部徐訪利害以聞於是孫琳主均河中府及耀州召聚吏民暴露田間百姓相傳縣官且增賦稅所在斫伐桑柘關中囂然公遽上言方今災傷流移恐未可以均田願且召還孫琳別俟豐歲以安民心初琳以方田法步地千步爲方以方度之誠使其覈實無煩然但爲能知田畝高下耳至於均稅之法以地肥瘠爲差其勤力從事田畝修治者則賦重自若其惰窳不事事而田畝荒瘠者因獲減賦然此當以肥瘠言也吏非廉明用心不一或不能盡知田事或挾私與奪上無由察也故均田之害人皆知之獨言事者樂其名公所以求待豐歲者惡斥言之耳琳之度田起自萬泉龍門此兩邑皆山田崎嶇二三百里間人以謂審如琳法非旬歲不可周徧也琳皆不出一月而奏畢功論者驚笑其謾會公奏至中書猶信琳言以公爲不曉用琳章報公勅牓告民毋得殘桑柘而已頃之

河中民果訴增減田稅不平凡數百戶七年四月遷禮部郎中九月大饗明堂進封彭城郡開國侯公與歐陽公永叔相厚及歐陽參知政事嘗爲丞相韓公言公所爲不如謗者之言也久之韓公謝曰雖失之東隅可以收之桑榆乎歐陽曰公能如是大善將還公爲翰林學士會上不豫事且寢八年四月英宗皇帝卽位進吏部郎中公治長安豪猾斂手良民得職大姓范偉積產數巨萬冒武功縣令范祚爲其祖偉所取信者持祚爲令時黃勅耳偉家不徭役者五十年更西事調發下戶困敝而偉自若盜相祚墓以己祖母合葬之謾云祚繼室也雷簡夫以處士登用能爲文辭偉賂簡夫使爲墓碑以信其僞偉因此出入公卿間持府縣短長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去長安人皆知偉罔冒畏偉不敢言吏受賕者輒爲偉蔽匿公因事發之窮治偉伏罪長安中讙呼稱神明會大赦未斷而公去雍偉因謀反變前狀自後連五獄證逮四五百人展轉二年朝廷以委御史乃不得變而偉亦以更大赦杖之而已長安人恨之公在雍三年治聲四出巴蜀人皆願得公爲守引領冀望或相與至界上問使客劉公何時來是年公以疾自請八月召赴闕勾當三班院徙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初卽位有疾皇太后嘗臨朝上疾愈乃歸政適有小人言二宮不歡諫者或訐而過直公以謂當以義理從容感諷不可以口舌爭也是時方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公因陳前說曰舜至側微也堯越四岳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於上下何謂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辭氣明暢上竦體改容知其以諷諫也左右屬聽者無不嗟喜動色卽日傳其語於外既退王翰林謂公曰公直言至此乎慈壽聞之亦大喜治平元年四月公得

驚眩疾數月不朝告且滿百日公求便郡養疾上謂執政曰劉某器識才學朝廷未見其比者雖病固當留乃復賜告嘗一日講畢上謂學士諸公曰曾見劉某否病今何如可往省之於是王范兩學士來見公道上語會內苑橙實初熟上使中貴人以五十枚賜公面問公起居所以慰撫甚厚公拜表謝而病亦少間因自陳家貧復求補外上愴然許之九月除知衞州換汝州郡久廢不治公召曹吏謂曰吾以病來此汝無以吾病故習前態謾欺分毫黥罰汝吏人素聞威名戰栗不敢犯已而更以吏事委屬僚時時更改判書舉大綱而已其所以賑饑窮省徭役誅鋤黠惡方略如舊吏皆竊言公病猶爾況不病耶二年十一月上郊進封開國公三年四月遷右諫議大夫公謝曰臣久病苟祿已無愧恥誠不敢復望遷秩重招譏議詔不許公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除諫議辭之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則不欲苟受之非以邀名也居無何召還闕公自陳病篤不能朝願罷學士治南臺許焉十一月改集賢院學士權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四年正月今上嗣位改給事中明年四月八日薨於位享年五十所著春秋傳十五卷春秋權衡十七卷春秋說例二卷春秋文權二卷春秋意林五卷弟子記五卷七經小傳五卷皆成書易外傳二十卷元滋九篇通古五卷古風五卷皆未就文集若干卷公學問廣博無書不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經地志陰陽卜筮醫藥天文略皆究知大略求其意義合於聖人者而世人所謂善者亦不廢也嘗與呂溱濟叔同在禮部夜視填星指曰此於法當得士不然乃得女居數日使者來因言宮中兩夫人皆當就館呂相視笑數月果生兩公主又嘗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以吾

觀之。當有與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遂登大位云。在長安時。得三代時鍾鼎器皿數十。皆有篆刻銘識。文字奇古。公按讀之。因以考知前代制度。用匜敦簠簋。與前世學者所說不同。其所言齊黃同冕。亦書傳所不載也。公珍惜之。嘗曰。我死。子孫以此烝嘗我。及病累年。嘗使子弟誦書其側。時閱古器以自適。嘗歎曰。我所著書。皆聖人微旨。而不及盡有成。豈非天哉。公與人交。不求其備。得一善則稱道之。其推進者甚衆。而與江休復鄰幾最善。嘗曰。鄰幾和而不流。柔而不犯。當求之古人。阮籍陶潛之倫也。薦之於朝。鄰幾所以驟用。修起居注。公有力焉。又嘗稱賈直孺。人或譏賈者。公曰。賈何必全美。居今之世。而勁直有守。不阿貴位。此其足以過人遠矣。凡公論交如此。及鄰幾死。哭之慟。曰。唯君知我。時歐陽永叔爲誌墓石。公爲書之。以致意焉。梅堯臣聖俞。與公親且舊。既卒。其家不能自存。公哀之。未有以助也。聖俞嘗欲書程丞相神道碑。病不果。公爲成之。程氏喜。餉白金五百兩。公不發封。盡以賻梅氏。公平生未嘗輕爲人書銘。特此二事。以經營二友云。公兩娶。武威倫氏。皆侍御史贈某官程之女。前夫人先公十七年卒。繼以女妹。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死。次奉世。進士及第。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少子安上。太常寺太祝。女子三人。長嫁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於宗族。賙給甚厚。家事未嘗問有無。歲時朝廷行禮。得以推恩。輒以旁逮疎族。先人有田在蘇州。公未嘗取一粒。皆以畀內外親屬。及其終。家無餘財。公既歿。朝廷推恩。以兩子孫望旦皆爲將作監主簿。又除族子安世試將作監主簿。安世父敦坐法墮官。公常憐之。雅意欲官其子。故諸孤以安世名聞。所以成公意也。某年少公四歲。及某能讀書。

則公學問成立矣。故某所學所聞。資取於公。而公志之所存。某竊預焉。公於某友愛天至。嘗曰。唯得兄弟可以忘我病。公不幸至於大故。哀痛感慕。無心以處。豈復能詳記其徽美耶。日月有期。將以來歲某月。從祔於先公。誠冀自託於大賢君子。垂名無疆。而懼他人聞見之不詳。且世俗之多諸惡。不敢盡也。故自抑推割而纂述其大概。唯執事憫憐而賜纂述焉。謹狀。

彭城集卷三十六

神道碑

宋故中大夫守光祿卿分司西京上柱國河東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薛公神道碑

公諱顏字彥回姓薛氏河東萬泉人曾祖憲唐昭應縣令祖筠裕州別駕別駕初以明經舉于時劉繼元盜有河東太宗親征圍太原別駕君踰城歸國天子嘉之置之丹州後以公貴贈吏部侍郎〔案〕文詮次不及其父疑有闕公初學禮以明二禮從鄉貢一舉中第爲試祕書省校書郎嘉州司戶參軍官滿入見太宗有所詔問應對稱旨擢拜將作監丞監華州酒稅籍田覃恩遷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府薦以爲知錄參軍事受詔案視夔峽二十五州刑獄疏滌沈繫讞理撓屈遠人悅之還朝遷太子左贊善大夫出知雲安軍章聖皇帝卽位遷殿中丞徙渝州閬州轉國子博士政事寬簡吏民便安詔書褒美之王均盜亂益州其黨奄至閬中州久不爲攻戰備士卒皆不知兵公乃遣吏以禍福諭賊賊爲引去天子以璽書奬勞會丁內憂旣除服授三司鹽鐵判官河北屯軍日久軍食馬芻費用益廣三司求自用所知

材幹人。經畫督趣。有詔許之。公行頃之邊備贍足。遷爲尚書虞部員外郎。夔峽路轉運使。開倉賑廩饑人。間出己錢爲粥飯以繼之。人得以接新。無餓者。復夔州于舊城。民皆去險阨就平地居。連受詔書嘉奬。陳進寇暴廣南。命公同勾當東西兩路轉運司事。賊平。遷金部員外郎。充河東路轉運使。賜紫衣金魚。官市糴糧草。取鹽礬高其估以強民。民益厭苦之。公始奏平其直。人至于今賴焉。天子祀后土汾陰。徙公爲陝西轉運使。遷司封員外郎。大駕所次。六師百官。浩穰成都。公供給如法而辦。祀事畢。超遷度支郎中。河中府駕河爲浮橋。每歲大水。輒爲橋患。沒中潭。則連舟爲絕。公受詔計議。缺西北岸爲支渠以泄怒水。因以溉旁鳥鹵地。皆爲良田。橋用無患者久之。其後議者謂河決溢。自此渠始。遂窒塞渠。前此二年水盛。至中潭橋無遺餘。人皆思公不已。公興利除害。所以施當時而濟後世。平居或莫見其迹。及有所改移。隳廢失舊。然後知公初議爲是。類如此橋云。公自陝西徙河北。遷司封郎中。徙知河陽。更揚州、杭州。將築捍江堤以禦濤水。遷公太僕少卿。知杭州。商工屬役。詔與轉運副使王贊同之。堤既完立。而州治亦無事。民訟益稀少。數以獄空聞上。遷光祿少卿。知徐州。改少府監。知江寧府。拜右諫議大夫。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仁宗即位。遷給事中。徙南京。未幾自請治偏郡。遂徙耀州。縣人李氏。豪富無賴。爲盜賊。囊橐聚集惡少年數十百人。相與爲社。號曰沒命。民有吉凶聚會。即羣往責其飲食。倨坐席端。意氣自若。醉飽乃去。得會人語言與己忤。則乘氣呼譁忿爭。推次一人。裝如死囚就刑狀。極力死鬬。殺傷人。捕得。獨以一身兼刺衆人罪。邑里患而畏之。無如之何。則相與迎客善視之。前後且十年。人無敢言者。公知之。遣吏捕李氏窮治。

會大赦公不肯釋以事上聞詔減死一等流海島其支黨皆黥爲兵郡人以寧二年公以老自請授光祿卿分司西京天聖三年七月十五日終于家年七十三夫人張氏安氏皆早死再娶安氏封武威郡君生男一人曰寅終衞尉寺丞女子四人長嫁殿中丞許怡次嫁大理寺丞陳繼古最幼嫁司勳郎中陳榮古其一早死孫三人同爲華州渭南縣主簿其次曰周曰向公以天聖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葬京兆府萬年縣龍首鄉靖恭里子孫因家于京兆後三十七歲周爲駕部員外郎致仕向爲主客郎中陝西轉運副使兄弟皆材敏有聲當世駕部君夷曠恬謐遂以中歲謝事不仕而主客君尤達于吏道精心愼事繼以不懈其在陝西創法與利通鹽之饒益市蕃馬馬之來者充足國用皆予善價而省費以千萬數朝廷倚用士大夫皆稱之曰光祿卿之風節信可謂有後矣他日兩君以書告曰王父事迹著于三朝天子未嘗不褒顯而稱道之歲久墓碑不立惟不肖不能明白有善而不知懼爲祖考羞謹使郡人河東路提點刑獄都官郎中毋沆狀其官閥事業願有錄也以期不朽予既次敍其語乃爲銘曰

薛受始封奚仲車正湯歸大坰左相作命歷夏逮商爰洎有周長滕啮任見于春秋我稱其人亦曰有以惟世有賢樂道其始光祿之初禮樂實明資以爲政赫其有聲天子汝嘉賜之璽書匪徒有言亟拜亟除其進靡退其施靡悔惟其全能適與世會乃躋諫臣遂給事中歸老以卿分司洛宮公子不遂其久而振慶善攸鍾乃付厥孫公葬萬年三十七歲宰木森然肇新隆碣祖善弗忘惟孫子賢作銘維何以著紹先

墓表

尚書駕部員外郎曹君墓表

君姓曹氏。名憲。字正叔。其先趙人。君少通三禮。未冠。學者從之。常數十。性温厚疎財。尚氣節。材武善射。嘗行道。遇盜卻。張弓誓之。植梃路旁。叱盜視我。一發仆梃。羣盜驚走。契丹犯邊。至趙郡。君自田間載穀粟入保郡城。虜衆攻之。君轉戰行間。丁壯多傷。君棄穀粟。載傷者。遂皆免。咸平三年。以三禮舉中第。調大名府宗安縣主簿。父憂去。終喪。調正定府司法。更德州安德主簿。開州開江令。蜀人疾病。不知醫藥療治。祠鬼神求佑助而已。君爲出私錢市藥劑。有病者。輒遣吏烹煎臨飲之。民初強從。既稍有瘳。全活者十七八。于是開人始知信醫藥云。眞宗皇帝擇選人可爲職事官者。君應選擇。爲澶州觀察推官。其治以廉幹聞。監司交薦之。拜大理寺丞。監冀州清酒課。最。遷太子中舍。知祁州鼓城縣事。改殿中丞。母憂去。廬于墓側。負土爲墳。手植松梓。服闋。知正定府眞定縣事。君從弟利用。爲樞密使兼侍中。侍權當朝。將行。君爲侍中言思止足。計不能用。君至眞定二年。侍中竟以罪貶。君亦坐左遷監黃州團風鎮稅。侍中思君言。未嘗不泣下。先侍中貴盛時。親故多藉其勢以得寵榮。及其竄逐。衆知其冤。莫有言者。君獨數上書爲之辨雪。人以是稱之。明道初。君復官知筠州新昌縣事。遷國子博士。汎恩改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陳州事。轉比部。徙鄂州。遂以駕部員外郎致仕。居於宛丘凡九年。以壽終。享年八十六。先一歲。自卜墓地於宛丘縣友于鄉潘仁里葬焉。君兩娶。皆孫氏。後夫人封壽光縣君。進封樂安。四男子。長曰沖。舉進士。早卒。次曰振。今爲比部員外郎。通判亳州。次曰抗。亦舉進士。次曰握。以子貴。累贈刑部侍郎。夫人封萬年縣太君。祖諱貴。左侍

禁父諱珣太子中允贈職方郎中始君之貳陳州政事見紀於民至今稱之而子孫遂爲陳人比部君欲振揭遺美表而銘之使鄉人過而知加禮至於後世不忘也亟使來請乃爲詩曰

曹君宦陳民頌其美君亦愛之去其鄉里告老來歸遂爲陳人實有田廬處其子孫眉壽永年致政逮久爰歸其藏曰君所有惟君可紀民所能識勒銘表功載之來裔

林氏母黃氏夫人墓表

林氏有賢母曰黃夫人涇縣主簿編校集賢院書籍希之祖母也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概之母也屯田郎諱棻之妻也夫人家世福清人與林氏同縣夫人之歸舅姑皆亡恙又逮事祖姑夫人致養三人者勤身從事柔順聽服生竭其力沒盡其哀訓諸娣朝夕無怠宗族稱之曰孝婦夫人從夫仕宦登朝累封嘉興天長二縣君其子以文學成名復顯於朝既子天死夫人無他男未幾夫復病終諸孫藐然林氏殆將絕夫人悲哀戚憂以禮自衛綱紀其門戶屹然不替州閭號之曰烈妻夫人葬兩世於吳郡攜諸孫客居於吳旁無支親援助粗衣惡食豪捃氂蓄以至於有田畝屋廬耕穫休息以供祭祀而待寒暑備飢乏者肖如志也訓誨諸孫以嚴濟慈不十年間爲進士而成名以祿爲養者四人士大夫于是傳爲賢母云自夫人以十八嫁歸若干年林氏盛衰三變緊夫人是賴其所成就詩史所稱不能過也治平四年夫人年七十七正月癸丑沒於京師涇縣持其喪歸吳祔葬祖墓立石以爲表請銘于彭城劉某于是叙所聞而記之涇縣執書泣曰昔希高祖妣夫人所逮事祖姑也年九十三將終以髮與夫人曰此吾髮所爲也憐爾

勤孝。以是畀汝。且無忘我。夫人服之五十餘年。及曾祖祖妣年皆八十餘。樂其鄉里。不願離也。故祖父三爲南州從事。且二十年。夫人助其孝養。一飧未嘗不躬饎爨。先人始能學。夜誦書不休。夫人自起滅燈。既而曰。吾憐之。乃當成其志。自是夜輒治絲枲其旁。其始居吳門庭謹甚。里巷外事。邈然若無聞。歲久。吳人服而化之。希始爲福州懷安縣主簿。迎太夫人南歸。夫人召內外宗族。盡散其裝齎。周賜予之。曰吾老矣。以是爲決。爲衣兩襲。曰吾死以是殮。過是不復侈長一物。夫人始終林氏。上下六世。見曾孫焉。其所以維持左右。莫不有常法度。夫子之言之也。希心戚戚焉。意之至者。語必重複。故希願有所益也。予曰諾。著以爲後說。則前語因明白矣。夫人考諱某。王氏據閩時。以爲著作佐郎。不從。及吳越以福州歸天子。詔遣使者。發閩士人歸京。緬皇考與林氏曾祖。俱逃山谷間。天下既平。兩家始還歸而通婚姻。夫人之孫某爲某官。某爲某官。某爲某官。某舉進士。幷涇縣爲六人。某曾孫若干人。其葬實某月日甲子。銘曰。

夫人稱孝子于姑氏。後其所慈。維曾孫子。有棘有否。復振復起。六世一身。身終有喜。喜也無慽。黃髮兒齒。孝孫孔多。宜爾世祀。林氏葬吳。從龜從筮。夫人命之。合祔于此。

彭城集卷三十七

墓誌銘

吳公墓誌銘

公諱奎字長文姓吳氏居齊州之禹城五代之亂徙濰州北海自徙至公不知其幾世而公曾祖考皆未嘗仕至公生而聰敏好學始授經藝祖母李氏因其篤志而強教之年十六業成州郡舉以充貢明年遂中第與傅卞于大問同時三人者皆以年少既命以官而許其歸養親公時授施州清江縣主簿不赴後數年年二十始調福州古田縣主簿歷開封府長垣縣主簿權廣信判官宦官楊懷敏與河北屯田懷敏矜功專事盛氣自用無敢與之抗者公獨上書論其不便時知保州事王果亦與懷敏迕屢爭不從懷敏使人訟果它姦利事詔置獄推劾公又爲果辨其事曲直果竟得免而公始以強直著稱矣河北轉運使以令舉監便糴故事糴中率者得改京官倍之則爲朝官公糴倍常數纔爲大理寺丞朝論以爲未售乃除簽書武寧軍節度判官事前後守將事無大小皆以委公監司有疑獄求清強官治之者又多付公其爲公所決平者無不愜服始公爲小吏晝則治公事夜輒讀書自六籍諸子史無有正僞無不觀覽嘗不

寐者積二十餘年。性既開敏。彊記不忘。作爲文章。覈實有法度。由是中外大臣交口稱薦。求得校書三館中。或侍講經筵。其他稱其才能可任以事者。章疏相繼也。公遷太子中舍殿中丞。自以朝臣得以抗言。明白是非。于是上疏論取士貢舉之法。及時政得失九事。又欲召見口論事。仁宗深器之。會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葉公清臣等四人以公應詔。對策高第。拜太常博士。通判陳州。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入爲右司諫。直集賢院。明堂覃恩。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事。公始對策。極論內降恩澤之爲蠹政也。及在諫官。遂專以禁切左右。于是近臣有承用中旨而不言者。坐而下遷。及羣臣有因事僥倖雖已得官。皆褫奪之。朝廷爲肅然。御史有言事非其實者。詔訐問從誰受。公奏言。御史擇于風聞以言事。朝廷用之。以救過失。使其擇之不詳。朝廷能容之。不能罪之可也。若求主名。則後莫有以事告御史者矣。是自蔽塞其耳目也。上立罷不問。是時郭承祐有以舊恩爲宣徽使。知應天府事。數妄作。不中法度。又張堯佐以後宮戚屬。自三司使爲宣徽使。公連上疏極諫。終之承祐奪宣徽使。堯佐雖不去位。出知河陽。是後遂不復遷官。上又著令。后妃之家。不得爲執政官云。其他排擊非義。救解過失。條舉善政。顯用才士。巨細疏密。苟爲有知必言。言之不從。未嘗徂已也。時因天變。爲上推致休咎。而舉人事消復之應。上嘗聽受之。賜緋衣銀魚。頃之出知密州。徙南浙路轉運使。未幾召還。判登聞檢院。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遷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賜紫衣金魚。奉使契丹。契丹羣臣爲其主加稱號。相與行禮。喝公使入賀。公自以使事有職。賀無預也。不爲往。契丹主畏其守義。甚重之。及還中路。與敵使遇。敵人衣服以金冠爲重。而紗冠次之。其與漢使接。衣服重輕。

皆有以相當至是敵人紗冠邀漢使盛服公不許亦殺其禮坐是二事出知壽州召還同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吏部審官銓能否銀臺主司出納公所至綱目修舉其所建言改更糾正雖至于怫上意不憚爲之兼判集賢院尋爲翰林學士權發遣開封府事公明于從政前後歷兩郡皆著治稱人知未盡其能也及領京師獄市浩穰公應事敏速吏不敢欺富人孫氏京師大豪專榷財利貧其息者至訐取物產及其婦女公發其宿罪奏徙逐其兄弟于淮南福建而羈管之豪猾畏威斂手居三月聲聞赫然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成都府公以父老苦辭改知鄆州凡四月復召爲翰林學士充羣牧使兼史館修撰遷左司郎中復權知開封府兼畿內勸農使嘉祐七年三月拜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初仁宗皇帝春秋高而皇嗣未立公自爲諫官卽爲上言天下大計願早有所係其後因大水日月蝕之變又以爲言天子察其至誠及爲學士因奏事上留語曰將有所置以維大本公再拜賀因復進勸已而皇子遂定英宗卽位公遷給事中再遷禮部侍郎公辭不拜詔報不許曰卿在西掖有儲貳之言人乃知公嘗密謀定計也時樞密使富公張公舊皆嘗薦舉公而與同列時人榮之會丁父憂去既卒哭天子必欲起之再使內臣往又召公子男璟上殿諭旨故事所未嘗有也公固請終喪上不得已許之召給半俸用璟爲鄆州判官公又辭俸許之公性至孝居喪毀瘠甚廬于墓側終喪不飲酒食肉不至城邑既服除先帝升遐卽吉然後赴國哀召臨梓宮今上見其羸瘠驚閔之甚諭使自頤養時方藉卿復以爲樞密副使時四年二月也月餘除參知政事又月餘改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事兼京東東

略安撫使居二日上復留之九月以公疾遂復行前命公至青十日疾病上疏求徙兗州不許七月二十七日薨于位年五十八初公爲學慕韓退之及有疾謂子璟曰吾年既過退之矣已而竟不起若知命然上爲輟視朝一日贈某官謚曰某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護軍爵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賜號推誠保德翊戴功臣考諱某以公貴初爲將作監丞致仕稍遷及公拜樞密至太子賓客耆耋壽終後公歷二府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曾祖母王封某國祖母李封譚國前母王封莒國繼母王封安國皆號太夫人初公遷三世葬于鄆州東阿縣孟柵里公從祔焉時熙寧元年某甲子也公初娶趙氏父名立爲遂州遂平令再娶張氏父名輿爲郊社齋郎張封延安郡夫人仁宗明堂公求爲趙氏追封亦得贈信都郡夫人公五子長則璟爲大理評事環祕書省校書郎瓊琯皆未仕幼未名女五人長適都官員外郎胡稷臣早卒次適大理寺丞王孝寬次適太常寺奉禮郎呂元淳三尚幼公初與鄉人王彭年善稱道其能爲致名宦彭年客死于京師公使長子主喪事周恤其家嫁其二女焉及他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爲畢嫁娶數人以錢二千萬買田北海號曰義莊以贍親戚朋友之貧乏者公自謂學韓退之此又其次者也故其終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嗚呼可謂篤義君子矣可無表哉銘曰

矯矯吳公矢言正色是曰諫臣國之司直提綱絜維補闕苴隙或謀于幾密焉無迹祿不獨豐推以施遠位不獨享俯以進善公睎古人心慕身踐言長課多彼古亦鮮其志獲伸而年則邪其壽不遐而名不磨

卽宮于泉公乎奈何勒銘不忘如山如河

贈兵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公諱嘉言字仲謨翰林尙書元之之次子翰林以文章正直著名兩朝而公幼好學未嘗嬉戲翰林最愛之人亦以爲宜其家兒也生十三歲而丁翰林喪哀毀過甚有成人之風事母福昌太君以孝聞翰林之亡遺言不爲子孫乞官眞宗聞而嗟悼賜公同學究出身後數歲公益成人貧無以養調官于吏部而年未及格判銓事周起以聞于朝特授鄂州司戶參軍祥符五年舉進士第改揚州江都尉七年上閱書龍圖閣得翰林奏疏愛其切直因訪後嗣孰賢近臣以公名聞而曰能世其家遂遷大理評事監海州稅天禧元年用薦者言徙知廬州舒城縣兼榷茶稅丁福昌憂服除知蘇州長洲縣縣既翰林舊治而公年與官又皆同士大夫賦詩榮美之遷大理寺丞仁宗卽位遷殿中丞徙知南雄州代還遷太常博士通判齊州工部侍郎李及薦御史以公洎張錫二人應詔故事當擇用其一而上謂執政曰及淸愼少許可此皆時俊也遂並用之召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開拆司奉詔案信州獄還賜牙緋明年出爲福建轉運使賜金紫明道元年恭謝禮畢遷侍御史入爲兵部員外郎三司鹽鐵判官景祐二年出爲京東轉運使夏四月感疾卒于廣濟軍之官舍享年四十七公性厚重宏深不妄喜怒外嚴內恕善于爲治守南雄時開大庾嶺故道往來便之郡當二廣之衝行者交錯去水卽陸易輿以舟有至者輒滯留旬浹公一皆善視之以己俸給費未嘗毫髮擾人通判齊州時郡守性剛烈視僚佐蔑如也公正色持法不爲少

屈郡事賴以平允守後徙治他郡坐事下獄每嘆曰同僚得如王御史無此咎矣其爲御史所論列必時政大體未嘗掇拾小過抉發陰事天聖中洞眞宮壽寧觀災兩宮有意修復公力諫止之信州鉛山富民程氏獻石綠數萬斤詔蠲本戶徭役公爭以謂所獻有限而所蠲無窮天下豪族皆以貨得蠲則貧民將獨受其弊上用公言復程氏三歲而已爲轉運使部吏有過失屏人面數之皆慙服悔謝得自改郡縣大治其薦舉士尤推精鑒故參知政事吳公奎初調福州古田主簿天章杜公杞以廷尉評監建州茶公皆薦之其後顯達人謂公知人平居閱書史爲辭章以嗣續前烈爲志手寫翰林小畜集三十卷藏于家獻翊政論十篇究切世事仁宗嘗錫宴苑中時得唐明皇刻石山水字使羣臣賦之皆不能下筆奏篇纔十數上令宰臣銓次之公第爲優初丁晉公舉進士時翰林爲推挽延舉卒使成名及其當國嘗語公曰先正引薦之德未有以報公曰相公逢時得位當以直道報國無恤私恩也晉公不悅公亦不復至其門逮朱崖之貶捕治黨人公獨不預焉豈所謂上交不諂其知幾者邪惜其蘊蓄未及大施中年而隕其命矣夫朝廷聞其喪賜一子官又命其長子自大名尉易右班殿直監曹州稅使不以喪去有祿以濟其貧云公娶周氏先公亡公卒後三十餘年以子貴累贈兵部侍郎周夫人追封倕居縣太君以熙寧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葬于開封府開封縣宰輔鄉鳳池里先塋之次公四子長曰延度前潭州觀察使次曰延禧庫部員外郎通判荆南府次庚庚未仕二女長適故壽州錄事參軍杜襄次適進士張誘孫七人鴻浩淮沚漸淑沇浩爲廣州東莞尉餘未仕公之葬公從孫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汾實與襄事集

賢君以某同官使來請銘某叔父祕書監往爲建州從事公薦之升朝是某世有舊乃爲銘曰

翰林之生正直自信驟進無愧屢黜不慍宜有後人嗣守其訓譬彼川流其源已濬公幼而學守其家法天子矜之始優以祿文施于謀智効于職果其世賢罔有不克遂司風憲奉使察舉施未及光業其有緒天奪其年有蘊有貯四方馳驅躓于中路公歿餘慶覃後昆矣贈官貳卿由子恩矣祔于先塋屹其墳矣請銘惟誰公從孫矣

故將仕郎郡守太子中允致仕賜緋魚袋蔡君墓誌銘

熙寧四年秋錢塘蔡子難將葬其親中允君請銘于彭城劉某某與子難爲同年進士又同省郎官又同守海陵其于子難哀喪恤憂所宜述也孝子之事莫重于葬葬而垂名後世者莫重于誌銘是其深長思勿之有悔焉爾某其何辭雖然中允君潛德遯時不顯其光功不于人丁其家吾將何言以表之尚書屯田郎吳君君平以狀告曰君孝友惠和人也曠遠有識慮幼而好學家貧無以自給乃始勤力治生十餘年間家事給足贍及鄉里施予不倦族人與君別籍既復求分財君亦推與族人後貧不能自存又收養之君之家疎遠而聚居者百餘人存撫教導凡五十餘年始卒如一鄉里宗族于君無怨尤而更稱譽君殿中丞盧君中甫曰凡富而多怨者專利而不顧也愈富則愈纖嗇剝刻徼射人與爲仇蔡君則不然其于鄉里視貧下者愈矜之厚施而薄責故遠近歸心秉常爲錢塘官終三年中允君未嘗以毫髮見求可謂善人矣秉常爲君拜鄉里之仕宦者莫不屈下之君凡二子長則子難君教子難讀書恣其與賢士遊

費用不計子難成名才學幹力見稱于時有位于朝出爲郡守及君存見之善人報施之效歟某曰二賢士之言可以信後世吾其何辭蔡氏本望陳留自司徒謨過江子孫散居吳錢塘之蔡未有顯者蓋自君父子始君諱某字某子難初登朝英宗卽位推恩君始命爲大理評事其後郊祀及今天子卽位郊祀三遷至太子中允子難當賜五品服又推以授君享年七十二以葬前一年十一月某甲子卒子難時爲職方員外郎知泰州事次子曰詵亦舉進士君四女子皆嫁名家京兆宋緝潁川陳惟億太常博士葉昌言餘姚縣主簿錢堯卿其壻也君娶余氏追封錢塘縣君先三十歲卒君卜葬于吳山鄉吳山里斥廣其地衆爲兆域曰兄弟子孫葬而相從死生之義備矣有告曰是于陰陽之說爲不利請徙之君不許刻石墓門戒子孫毋以妄求福及君之葬祔之某日某甲子也銘曰

蔡君不仕而家事治宗族歸之疎遠不棄鄉里親之愈下愈施克生賢子以振其世郎官郡守實顯實遂天祐君年宿留待遲命官四遷于朝有位朱衣魚符帝以更賜古云五福獲以備四黃髮歸全靡悔靡愧卜葬吳山君往戒誓宜于後人是固是利

右侍禁江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姓江氏祖某父某贈某官季父某爲度支郎中君少讀書善寫古篆字用筆精健有法士大夫家多葆玩之用季父蔭爲三班借職五遷至右侍禁歷州郡官亦五任一監漳州龍巖銀銅又監荊南白沙鹽酒其後三任皆在廣南爲兵馬監押始居容州遷化州末在雷州遂終于官年六十九異時仕宦

嶺南者。常患其地荒雜。惡草毒蛇。海祲山嵐。鬱蒸蓄積。中人爲病。或以爲死不得盡其天年。而君居之且二十歲。壽幾七十。與齊州中氣無以異。然天命固有所制也。而君亦可謂果于從事而知命矣。君凡三娶。夫人魏氏、林氏、陳氏。皆先君死。男子二人。曰沛。魏出也。曰潛。林出也。女子三人。其二人與潛同母。一人魏夫人所生。沛早死。潛舉進士。女皆嫁士人。江氏自君祖以上。占數南劍州。度支始葬江州德安。度支之孫懿叔。于君爲從父兄弟之子。君歿後。諸孤幼。懿叔皆養視之。迨其長大。爲畢婚嫁。又迎君喪。祔葬德安。去度支墓若干里。以林氏夫人從。君歿于慶歷某年月日。後若干年。得嘉祐某年某月日襄事。懿叔時爲衞尉寺丞。銘曰。

江本小侯。見于春秋。其後以國爲氏。名數遷徙。或以官爲家。乃不可紀。延平之江。遷于德安。自君季父始。季父之孫。再世而相卹。厚生周死。稚婷有立。宅兆用完。不知其遠矣。納銘墓中。萬有千年。毋有壞毀。

內殿崇班康君墓誌銘

內殿崇班康君諱某。字某。生二歲失父。三歲失母。育于大父。及長大。孝謹詳愼。事大父。竭力盡子職。念慮之所及。筋力之所能。無不備具。器皿衣服。飲食藥餌。必躬進之。如是者二十七年。未嘗一日離也。大父官職難劇。亦未嘗不隨。及大父將求致仕。君預爲營居處。計生事。什物纖微。必具。如大郡大府。始至官矣。大父終。君哀毀逾禮。卜葬陳州宛丘縣。松柏皆手植。刻石誡子孫。無毀伐者。初大父愛君。育爲己子。十一歲蔭爲官。君讀書好學。善爲詩。人多傳誦之者。賈丞相文元公見而悅之。謂曰。我薦士。可得進士出身。君謝

不願。曰兄弟皆已出仕。吾親以我獨留爲恨。吾懼其戚戚也。方衣道士服而講養生事。以示無仕宦意。而吾親安之。其可以從公辟乎。文元公嘆息稱善。既終喪乃出仕。初監亳州衞眞縣鹽酒稅。會縣令闕。州使君攝之。田訟有十餘年不決者。君爲辯明之。歲凶。賑恤其餓者。疾病予之醫藥。民以不流殍。咸願得爲眞。都水使者辟君巡惠民河。河水貫京師。秋夏漲溢。則爲虞。前此者都水爲木閘。尉氏西爲水暴至。則將閉隔之。既又懼其衝激敗壞。遂不敢閉。君使治水漘以殺水勢。是歲水漲數丈。閉閘以禦之。閘安固自如。而京城無水患云。官滿。留再任。有欲薦君治大河者。君辭曰。官卑利害不專在己。大河事非小川比也。陝西都轉運使奏舉君爲鳳翔府監押兼買馬。未行。定州路安撫使辟勾當廣信軍榷場。榷場在軍城外。有障壘而無防兵。不置兵器。會北寇十餘夜襲軍城。箭射榷場如雨。時君宿場中。安存北客之在者。率直兵與守門卒自壘堞上投磚石擊賊。賊遂散去。官滿。辟管勾順安軍順安寨。此兩薦皆安撫使樞密直學士薛向力也。其後西方用兵。樞院選軍赴涇原路。準備可爲邊守。初權原州。後威勝軍。其在原州。計漕給軍。內嚴守備。存撫老弱。招集流散。事皆濟辦。後以國有營造程督技藝使者。按視旁午。急甚。君戒主者不得過爲鞭扑百姓。安之。有嘉禾隔五壟合穗者。民以爲善政之祥。既二年有餘。君自以老厭事。願退而就閒。求管勾中嶽廟詔許之。時君甫年六十二云。未除。以疾終。君自爲借職。凡八遷官。三以覃恩一以大父遺表。餘皆磨勘年勞。勳騎都尉。初大父既以君爲子。君念父甚至。爲傷大父意。未嘗敢言。及身登朝。可以追榮先世。君益自悼恨。遂言于朝。求改正昭穆。未報。詩集十卷藏于家。君父某。大父某。某官。曾祖某。某官。君娶

閻氏。封長安縣君。生三子。長曰倚。某官。次曰位。進士及第。某官。少子佾。亦舉進士。君以某年某月日葬宛丘縣受節鄉東原。祔果州之塋。康氏世河南洛陽人。自果州葬陳。遂占籍宛丘。銘曰。

孝友篤行。是施有政。顯允康君。爲孫之令。生集休譽。沒將餘慶。東原砥平。卜亡其應。表泉作塗。種柏爲廷。宜爾後人。嫗嫗其盛。

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知隴州汧陽縣事王府君墓誌銘

君諱伯先。字孝公。其先系出于琅邪。五代之亂。自太山徙江東。至君曾祖德輝。仕李氏。爲羽林參軍。江南平。徙居六合。君祖諱可則。以孝謹聞州里。兩世皆隱不仕。至君父綸。以進士舉中第。官至太常博士。告老致仕。以令得一子官。君補太廟齋郎。初調通州司戶參軍。始至官。有告婦罵姑折其齒者。獄既具。君獨能察之。以直其冤。郡守悅服。因使攝海門縣事。校戶籍。第其高下。君以術參伍知之。貧富無差。由是益有聲。以父憂去。服除。爲錢塘縣主簿。用使者薦。再遷潤州金壇縣令。縣多陂澤。民以漁釣爲生。而豪富人規占陂湖。各有分地。自擅入其中者。則執以爲盜。君悉使表識。顯其疆畔。于是豪富人名占有限。而細民漁釣有所。後莫相犯。而獄訟衰息矣。會郡守有求于君不能得。恨甚。時獄有囚病死者。即奏抵君坐去官。吏民人人冤惜之。初君伯兄名某。不喜爲吏。故以官與君。而閒居海陵。及君免歸。亦自以剛特寡合。遂將退伏不出。宗族故舊。人人敦勸。久之乃復爲商州錄事參軍。諸公交薦其才。三年代還。猶以金壇事縴得應天府推官。然上旨許其遷矣。自應天府還。遂除大理寺丞。知隴州汧陽縣事。君性端厚亮直。爲文敏速。遭事

明辨。名公鉅人多知之者。勢可顯仕于朝。而中以文法。齟齬躓踣。似有命者然。君奮迅自振。而名公鉅人。終相之。以出于厄窮滯淹。與夫遭命而顯仕者不辨也。君年若干。伯氏年若干。其將往汴陽縣歸省其兄至家之五日。無疾而終。熙寧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君娶江氏。故某官某之妹。生子彭。拜爲密州觀察推官。女嫁某官。江夫人前君若干年終。葬于六合。王丞相誌之。君合祔焉。以君卒之明年二月某甲子。鄉曰永福。里曰梅原。王氏祖墓也。銘曰。

君敏從政。事稱其賢。惡吏困之。乃仆而顛。善人佑君。咸竭其力。如滌垢取白。如伸鈎取直。其卒有成。而緜以歲月。迨君之遷。年則耆耋。于生無厭。于歿無悔。誌銘泉宮。萬世勿壞。

彭城集卷三十八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唐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彥猷幼清警介特其守氣精壹而內志端直故其於爲學深而簡文章高聳其以應物不煩而達規矩繩墨粲然有常而枉直判於彼矣始皇考待制公以清修著稱而公能世之士大夫論賢父子多舉唐氏云公初以廕爲將作監主簿天聖間獻所爲文章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除知湖州長興縣以憂去其後四遷至太常博士歷知華亭諸暨縣梧州歸州用近臣薦拜監察御史未至都丁太夫人憂既除服而薦公者適當執政以故事避嫌出知廬州御史中丞張公方平言於朝上因爲留公公既在朝言事舉大體其所刺譏不避權貴初詔書設六科以求士謂之賢良方正茂材異等而許人自薦又三歲輒一舉士大夫徒以文詞進無益於治也公始建議請使公卿薦賢良又欲如漢故事須天子特詔乃舉之不以歲年限也天子使兩制近臣議參知政事吳公育以爲不可許論難上前遂寢公自以所言直獨不可大臣意故見沮格耳卽大臣有過執當言者章疏凡七上不能得徙爲工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吳

公爲御史者也公持正不阿如此其後制舉亦竟使近臣薦之用公初議也遷江南西路轉運使總六路漕運事有建議欲自重其權者請使六路轉運使事皆稟己其于文移當如郡縣上臺省不如是漕事不集朝廷從之諸路皆承命不敢有異公獨以謂賦入有經轉運使不待督責而足即凶年饑歲雖盛督責猶無益也今事皆稟己是將以勢臨之有求將必取盈非祖宗之舊上疏爭之朝廷猶欲伸前議乃徙公福建路居頃之發運使亦復自請罷其議云明堂覃恩遷刑部員外郎入爲三司戶部判官改判磨勘司張堯佐由女寵驟用公數刺譏堯佐陳丞相執中故嘗請建上爲儲貳天子以爲其功厚報之公復爲上言執中何得爲功上不以爲忤待公甚厚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入辭上謂曰吾今召卿未至江東修起居注闕上遂用公補之頃之召試知制誥賜金紫判流內銓遷禮部郎中奉使契丹還曾丞相在政府與公親嫌出知蘇州徙杭州數歲徙青州遷吏部郎中道拜翰林侍讀學士今天子即位遷諫議大夫召還勾當三班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給事中治平元年十月九日薨於京師年六十詔贈禮部侍郎予四子官贈贈加等公善與人交意所許與堅不可間其所不可不假借矯強以爲歡性嗜書晝研墨尺牘與人多珍藏之未嘗問家有無田園皆推以予他昆弟始娶蕭氏再娶陳氏皆先公卒子四人某三女子唐氏本魯北海人自公五世祖徙家杭州曾祖諱某仕錢氏爲鹽鐵巡官累贈諫議大夫祖某衢州龍游縣令累贈工部侍郎考諱某天章閣待制贈尚書左僕射數世皆葬其鄉里公之爲杭州歲時盛車騎賓從上塚鄉里榮之及公之薨後一年某日月從葬于先兆以夫人陳氏祔銘曰

唐氏居吳。迨公五世。由祖及孫。浸以顯貴。其貴維何。侍從帝側。褒章賁綍。輝光幽岑。維其令德。有繼有承。其德維何。直哉惟清。公葬舊墓。有祔有從。永世不忘。實銘公宮。

故朝散大夫尚書虞部郎中致仕上騎都尉皇甫君墓誌銘

君諱鑑。字唐弼。曹州乘氏人。曾祖鄴。號州閿鄉令。祖明。綿州彰明縣令。贈尚書兵部郎中。父載。尚書屯田郎中。贈禮部尚書。君少學問。以馴行稱於鄉里。由父蔭得官。初調台州司法參軍。斷獄詳平。郡人皆愛之。請於轉運使。求以爲州幕職官。轉運使段少連謂人曰。掾曹勢不能動人。此其眞善也。爲請於朝。不從。再調單州單父縣主簿。會陝西用兵。詔籍山東民爲鄉兵。轉運使張公奎以濟單二州委君。法雖以三丁取一。而一家兄弟子姪。未有約束。莫適取也。百姓訟訴紛紛。君乃曰。曷均兄弟之子。先取其多寡。等擇其壯者。民乃悅服。張公稱善。敎諸郡以單父爲則。薦君爲東阿令。勑既下。君以親在南方。辭不受。調通判鉅鹿事。參軍。三司舉君知光州光山縣。兼買茶場事。吏市茶。求以多贏爲最。常數倍取之。下戶益困。至君不以一毫過數。民皆樂輸。無逋負者。百姓販私茶犯法。君曰。貧民以茶養生。亦何異於爲農。不忍繩以重法。郡守以問。君對。貧民不得販茶。且爲他盜罪辟益重。不如容之。使有以自存。縣吏張盛猾惡。爲上下患。君收治。實法。餘吏戰栗。終君之任。無敢犯令者。官滿。以考課轉大理寺丞。知幷州錄事參軍。曲陽縣民兄弟訟者。兄告其弟。非同父。不分與田產。弟不能自明。縣邑久不決。府使君治之。君使人按視其父母葬告。曰彼雖無石銘。棺槨外當有題志者。於是驗之。果悉書其子孫名字。而其弟在焉。訟者於是首服。河東用錢銅鐵

二品均等。鐵錢輕。又盜鑄者多。詔變其法。以鐵錢三當銅錢一。百姓奪貨失業。市井讙噪。經略使鄭公集衆官謀之。君曰。小民失職。無聊。宜使人往慰之耳。鄭公使兵馬都監謝雲行出諭之。民因求見太尉。既入。鄭公捕其唱率者。將刑戮之。百姓皆哭。君曰。民以無聊故。願見公。公重困苦之。衆怨且怒。將不可解。鄭公乃止。君又曰。兼幷之家。典質錢舊出十。乃今償三十。何厚幸也。而貧民失業。又兩倍輸。此其所以患新法之變耳。今使以舊數償。雖不利兼幷之家。可以悅衆。從之。而軍中猶疑縣官出錢方。猶用舊法。相與竊議謀變。鄭公憂之。君曰。兵今當給料錢。比文書具。更歷勾院。猶二三日久。可不俟文書具給之。後徐入勾。無害也。於是人情始安。鄭君以是甚重君。年勞改太子中舍。明堂汎恩。遷殿中丞。徙綿州什方縣。君以母老請得之。監徐州利國監。以母夫人憂去。服除。遷國子博士。簽書淮陽軍判官。賜緋衣銀魚。駐泊兵韓遂殺都監。率衆叛去。知軍事韓儼恐駭。不知所爲。君曰。此疲卒。主將遇之酷虐。忿而報怨。快意。非有他謀。不足畏。儼晝閉城門。君使開之。以安人心。叛卒稍稍散亡。君曰。可因而招來也。自持錦袍往。當要路呼諭之。至暮。亡者皆集。部吏分索其餘。旬日皆盡。改尚書虞部員外郎。歷比部。通判德順軍事。以所生母憂去。除喪。通判瀛州事。今上登極。遷駕部。又遷虞部郎中。是時霖雨。大河漲溢。又深冀二州。流潦猥集。河堤內外浸灌。危急甚。君晝夜行視。培裨窒塞。堤得以不敗。已而河北地大震。瀛州最甚。壞城壁。舍屋無完者。天雨不止。軍糧皆暴露。君爲作苫囤。稍稍覆蓋。創築城壘。力自督視。凡百餘日。乃復堅峻。而後疏畝。積水乾。下濕地出田數萬頃。朝廷遣安撫使二人巡視河北。先是侍御史張紀按獄永康軍。獄具。請君錄問。君視獄情

有不盡者。隨事駁正。張御史不悅。以酒食饋君不受。張重以爲恨。去與安撫使遇于國門外。毀君不職。二使者不察。既至瀛州。則奏罷君。君安然受之無憾。知瀛州高陽關安撫使待制李公肅之與君同救蕃患。慮士役者上書爲君訟不直。舉所完軍儲爲證。凡一百二十餘萬石。朝廷乃下轉運使提點刑獄覆實。果皆以優最聞。君由是復舊。二使者坐奏舉不實。以赦免罪去。後日李公還朝。方奏事。上自首言曰。皇甫鑑已還其舊差遣。李公因道君勤力事上曰。是乃辛苦人也。君除通判廬州事。緣瀛州修城。得勑書獎諭。加賜銀絹無幾。君求以本官致仕。詔許之。除一子官爲試校書郎。君持身清苦。雖爲郎官五品。猶若微時。故其謝事就閒。果決無攀戀心。養視兄孤子不異己出。亦不爲子孫多營業。曰不如教使治心田也。君年七十五。終于乘氏縣里舍。皇甫氏本望安定。君五世祖純始居開封府考城縣。葬桃花崗。高祖勤避後唐兵亂。走蔡州西平。爲西平人。及君祖嘗爲乘氏縣尉。因留居乘氏。其後墳墓皆在乘氏某鄉某里。君嫡母劉氏贈壽光縣太君。母李氏贈長安縣太君。君娶李氏。故翰林侍讀學士仲容之女。封崇德縣君。子四人。長已同蚤亡。次琮某官。次琪某官。次璟某官。女七人。皆嫁士族。君以熙寧七年三月終。葬以元豐四年七月某日某祔祔尚書公之域西偏少南。君將沒。教子弟甕于是。惟庚穴云。銘曰。

皇甫之先。自宋子姓。在漢中葉。著籍安定。涼州三明。度遼爲盛。曰太尉嵩。武烈忠勁。迨至士安。以文雄鳴。後其苗裔。綽綽此令。惟君潔修。敏于從政。其所更歷。實與名並。誰毀誰譽。患于難明。彼宜有功。顧詒譏評。是故君子。安之若命。君允蹈之。不侮不兢。覆審而明。不失其正。君持止足。以往自鏡。告老辭歸。匪耄匪病。

拜家爲郎。是謂延慶。生有成績。歿有遺稱。刻銘幽墟。以讚以詠。

著作佐郎周君墓誌銘

君諱喻。字彥博。姓周氏。其先潁人。唐之末世。有謫官道州者。更五代之亂。因家焉。君父諱堯卿。仕至太常博士。以善居喪聞。廬陵歐陽公稱之曰。其情與禮稱。古君子之孝也。爲之墓刻。博士娶黃氏。金華縣君。生七子。君其最長。君幼而敏慧。讀書作文章。浸浸有立。既冠。則能從進士舉。有司以冠諸生。會以博士憂去。執喪哀戚。甚家至貧。奉母夫人。養諸弟。謹備而葬禮無違。鄉里稱之。既免喪。益務廣學。刻苦自彊。其于五經。春秋爲最深。著而爲說。其接交朋。儀貌嚴整。就之則溫然有容。講論誨切。條理次叙。人皆畏而愛之。稱爲先生長者。皇祐五年。以進士登科。調鼎州司理參軍。聽獄察詞。明敏過人。州郡恃賴之。薦其可以長民。遷荊南監利縣令。瀕江漢築堤數百里。民恃堤以爲業。歲調夫工數十萬。縣不足。取之旁縣。然歲常決壞。則廬舍田畝。皆爲魚鱉居。及君爲之。身自行視。得當水衝者十餘處。益工高厚築之。是歲遂不復決。役民大省。其後二十餘年。民猶能指其處曰。是周令之力也。每縣邑有致民事。君爲書揭之通衢。百姓見之。奔走相告。無一後期者。曰令所以不使吏居間。以不擾我。我其可以違之。有後至者。輒相咎責。又以薦者言。改著作佐郎。知臨江軍新淦縣事。江南劇縣。新淦又其難治。吏與民交通。綴結爲姦。獄訟有累年不決者。君至。以方略束吏。不得轉側。立百姓庭下。爲之剖判。無不愜服。南方人性皆慧黠。既知其不可欺僞。訴訟則大衰息。數月。縣無逋事。未朞年。君以疾終。吏民懷其惠。悲傷之。寮友愛其材。痛惜之。年四十。夫人江西

黃氏。大理寺丞灝之女。灝喜爲文章。以豪氣自負。一見君以爲奇。以女歸之。生三子。紳、縉、紹君與諸弟居。友愛敎飭備至。至其子就學。則未嘗有所問。夫人問之曰。視吾所以爲諸弟。則所敎者多矣。識者以君爲善敎。君旣歿。夫人誨勵諸子。甚有法度。後若干年。紳遂以進士成名。以祿爲養。今爲瀛州推官。知衡陽縣事。縉紹亦業進士。皆可冀其有成。女子二人。長嫁宣德郎李如壎。次嫁推官范汝中。君有文四集十卷。藏于家。其卒以治平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卽其年殯于荆南石首縣。後若干年。卜得吉兆于某所。用某年月日襄事。君之祖諱仁遂。贈刑部侍郎。祖母唐氏。贈仁壽縣太君。與君考妣皆葬道州云。銘曰。

蓋求良臣。必于孝子。萬石家行。不言而治。豈其一身。子孫娓娓。非若跅弛之士。叨竊一時。後不足齒。周君之先。篤孝以禮。其所繼承。奕世一體。何以效之。文采操履。祿不及豐。令名昭矣。刻銘其藏。以告萬祀。

處士龍泉何君墓誌銘

處士何君平字少嚴。世爲處州龍泉人。三世未嘗仕。處士初以進士舉。久之無成。乃歎曰。夫有命者。信不可以力求也。我其已矣。退而郊居。蓋年始三十云。以讀書爲娛。自經史諸子傳說。以及佛氏外典。多手自寫錄。或能闇記。爲人簡易温厚。中心不隱。以故人益親而樂之。其出在道塗。逢之者必爲引避。而士大夫之至門者。係踵不絕。處士尤喜賓客。具酒食。相與勸讌。未嘗厭倦。事有不得已。則來至城郭。久或十年七八年。乃一到家。貲斬斬粗給。付畀妻子。未嘗以爲問。有勸益殖生業者。輒曰。幸吾兒宦學有立。吾業廣矣。已而果然。處士長子執中。以文學應進士選。名在第五。鄉里翕然。皆曰爲善之報。執中調爲台州推官。而

國子監欲留以爲教授官。執中不肯。曰。台州邇吾鄉里。又有天台鴈蕩山水之秀。吾親所安也。迎處士之官。人益以爲榮。處士年六十七。以元豐五年五月十九日。終於龍泉豫章里第。其年十月甲子。葬於某所。處士娶李氏。生兩男子。執中之弟名執德。一女子嫁吳時中。處士之沒。執中時爲亳州觀察判官。吾僚也。使州學教授劉跂以行狀告而請銘。跂曰。吾多識君鄉人。道君事爲詳。乃爲銘曰。（佛）士之生世。有志有願。或游說萬乘。以取貴顯。若歸守墳墓。鄉里稱善。文淵少游。執隱執見。惟何君之久幽。亦曰適己自便。克有令子。爲邦之彥。故吾銘其藏。辭不愧忝。

季弟青溪縣丞墓誌銘

季弟青溪縣丞某。字儀某。七歲以先公歿。遺表恩補太廟齋郎。年二十二。調河陰縣主簿。再選爲滑州司法參軍。會州廢爲白馬縣。罷歸。而青溪初增置丞。君以選授。君幼敏銳。有性格。讀書學文。及爲政效官。皆有思致。親舊譽之。上官倚任之。咸期以遠到。娶清河張氏。尚書郎中誼女。生一子方進。在青溪歲餘。以習法律。求試有司。至京師。以後期不及試。歸未至家。張氏卒。後五十日。君亦終。時某年月日也。家在蘇州。即殯蘇州某佛舍。後六年。歲在辛酉。祔葬於東都祥符縣魏陵鄉祖考塋。以張氏祔。致君之喪來北者。從兄父伯裕叔懋。方進時年十歲。吾時爲兗州。皆不得親君葬。襄事惟諸從子弟。實某月某日云。銘曰。

先公嘗爲青溪佐。後六十餘年。而汝復官於此。父老有記先公善政。喜汝似也。宗族亦期汝遠大。而短命不幸。可悲矣乎。銘以誌悲。已而已而。嗚呼噫嘻。

兄子定國墓誌銘

仲兄長子定國字伯于幼能誦書敏于記覽才十餘歲五經略皆上口旁及諸子史書往往成誦仲兄平生好經書爲春秋學尤深邃嘗曰是兒富盡傳吾學定國習爲進士詩賦詞章捷速精緻見者皆驚賞以爲老成善隸書字如刻劃可愛性專一端靜未嘗有子弟過而勤學刻苦不舍晝夜外無嗜好不幸短命十八歲而卒嗚呼揚子雲稱童烏九齡而與玄文人皆疑子雲之言以玄非童子所能與也如仲兄之知定國謂其可以傳學孰曰不可與哉子雲知童烏審矣非欺人者也定國以祖蔭爲郊社齋郎後補掌坐其卒仲兄時爲知制誥知揚州事後十二年仲兄棄世明年葬祥符縣魏陵鄉祖考墓次定國祔于兆域之南少西叔父暨其弟奉世襄事熙寧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也銘曰

孰稟以爲爾生孰賦以爲爾命其有相之邪胡志氣之盛其有奪之邪而天閼不競其皆偶然者邪嗚乎志悲于斯銘

彭城集卷三十九

墓誌銘

金華縣君范氏墓誌銘

夫人姓范氏。尚書職方員外郎韓公繹之妻。父諱雍。某官。謚忠憲公。府君之考某官。謚忠憲公。惟韓氏范氏。在春秋皆爲卿族。大家子孫承承世多顯仕。婚姻敵耦。必將有聞。惟夫人幼鞠於母仁壽郡夫人臧氏。教婉誨善。令德有成。及歸於府君。恭肅修整。嗣繼宗事。無不時當。性不喜華侈。雖生富貴。而嬪于大族。有以自持。不從時好也。府君晚而爲浮屠老子之學。精志勤力。將以悟道而致永年。夫人聞而悅之。相與一意戒警。不怠薄滋味。絕游燕。亦其天質近之。而所聞所習者專。故善易入云爾。夫人以府君貴。封金華縣君。治平二年。府君卒。夫人持喪哭泣。哀思如禮。四年正月。以疾終。年三十二。子男四人。長宗哲。大理評事。次宗弼。太常寺太祝。次宗敏。皆前夫人所生。獨幼子宗謹。夫人所出。而早死不育。熙寧二年七月某甲子。諸子葬夫人。祔於府君之墓。使來請銘。乃爲銘曰。

淑愼自修。用宜其家。謂之賢乎。而不壽邪。以歲之令。以禮之盛。葬從其先姑。尚利於其姓。

樂安郡君范氏墓誌銘

夫人姓范氏。相國司徒魯公諱質之曾孫。相國太尉謚文正王公諱日外孫。今樞密副使吏部侍郎韓公之夫人。初文正公嫁二女。適范氏諱令孫。適韓氏。是爲忠憲公。范君以辭學登進士科。年三十餘。爲朝官。雅意高邁。薄厭仕宦。求還田里。朝廷嘉之。以爲左正言。致仕。而忠憲公出入內外。惇慤功業。綱紀國體。歷踐二府。謀微贊元。官至某官。以某官告老歸第。二家相與恩好甚篤。約世爲婚姻。故夫人歸於樞密公。夫人端直淑茂。天資挺立。柔順足以成德。正固足以幹事。忠憲公治家嚴謹。夫人承意從教。備盡婦道。及忠憲公薨。冢婦早世。宗事一主於夫人。族人百餘口。夫人存撫教育之。同其有無。未嘗少自異。人人歸心。其外則收恤姻婭。贈遺慶弔。親疎皆有禮意。如是者三十年。家始貧乏。其後祿賜益增。而姻族益廣。施予益博。人皆曰。其寡約得致其意而無遺。其富有得盡其禮而無偏。是難能也。忠憲公薨。二息女尚幼。及公兄舍人棄世。其孤未婚嫁者又七人。夫人視之如己出。十餘年間。娶婦適人。裝齎聘幣。纖悉備具。待遇妾媵。樂易有恩。至有所整肅。亦莫敢犯者。歲時祭祀。潔齊盛服。以身帥先之。樞密公每出使在外。夫人則亦深居不出。不過諸親家。雖朝廷盛禮可觀。未嘗一往也。世傳韓氏家法。莫不師仰之。皆自以爲不及。樞密公始升朝。夫人封壽光縣君。及爲翰林學士。擬封高平郡君。南郊推恩。進封樂安郡君。夫人一子曰宗師。甚愛之。而誨勵備至。自爲童孺。不假借以顏色。嘗曰。汝毋以門戶光顯。身有官秩。而自怠也。讀書爲學。繼而父兄。且吾獨有汝。用汝爲慰。宗師亦敏銳夙成。遂以進士登科。及夫人存。爲祕書丞。夫人又嘗曰。而雖能

成名吾猶當觀而從仕與而御家及樞密公鎮成都留家不以自隨宗師侍夫人爲鳳州判官凡再歲郡人稱其材夫人一女子嫁外家進士范紳實正言之孫是時正言妻猶存夫人不以適他族曰以吾女養吾母足矣與紳皆早夭夫人從樞密公治蔡州得疾既有瘳乃著道士服讀釋老書盡以服玩施浮圖氏家事總綱領而已後八年年五十三終於京師某里第治平四年五月六日也於時樞密公爲三司使天子使中貴人歸賻禮甚厚內外族人之至者皆號啼盡哀其恩有以固結之矣後數月樞密公進登西府明年同天節求追錫冠帔天子許之熙寧二年七月某甲子歸葬於許州某縣某里祔於忠憲公之墓次惟夫人懿德淑行內外之盛詩史所稱不能過也垂示來裔不在斯銘乎乃爲銘曰

詩稱韓姞爰始蹶父東宮邢侯乃詠齊女孰與夫人戚族之華兩相四公內宗外家性淑德修孔惠孔時可以化邦不寧母師沐浴之封以啓名城屈狄魚軒乃後其榮兆宅陰泉萬世是期勒銘篆詩孝子之思

德清縣君周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周氏考諱某爲樞密直學士戶部侍郎贈刑部尚書以剛直爲朝名臣妣劉氏彭城縣君夫人天性柔靜莊重不妄笑語爲女工織密巧緻點蘇爲花卉蟲魚若生就然又通曉音律年十七嫁爲北平榮弋妻逮事舅姑恭順得上下歡舅姑繼歿服喪六年以孝稱從其夫仕宦夫登朝封德清縣君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以病求分司南京夫人董正家事內外稟受而營視醫藥及兒女婚嫁皆得其儀夫人本大家名族榮氏亦素顯盛及夫病夫人雖力家事有序不能無鬱抑失志浸以成疾某年月日終於鄆州

私第。年四十六。子男二人。長曰攜。太廟齋郎。次曰某。尚幼。夫人之終。攜時舉進士京師。奔歸在大殮後。女子五人。長嫁某州錄事參軍錢豐。次嫁太廟齋郎王磻。餘皆幼。某年某月日。祔葬其縣鄉先姑墓次。銘曰。」

婦恃於夫。乃病自退。子可以立。又年不待。柔順靜專。非所獲戾。其命也邪。於是乎在。

孫氏母莊夫人墓碣并銘

熙寧元年八月。祕書省集賢校理孫洙巨源將葬其先人。以書告曰。不肖不幸至於大故。惟是棺槨封丘之在於禮者。不敢不深長思。以無憾於心。昔我皇妣之祔於先姑。於茲二十有五年。宰木成林。今而與先公別藏異窆。懼無以爲表識。誠得揭辭墓左。以詔來世。不肖之願也。後數日。復使夫人之壻都官員外郎丁諶以狀告。某於巨源爲同僚。且世有舊。於是次敍其語而刻之。夫人姓莊氏。廣陵人。幼則柔順。孝于其父母。年十九。嫁爲同郡司封郎中孫公諱錫之妻。端操淑行。不妄戲笑。動皆中禮。服用潔清。給足而儉約不華。事舅姑。飲食衣服。必手調飪縫紉之。未嘗以委他人。孫氏累世富厚。內外宗族。衆多婦女。所以和順好禮。門內無爭鬩事。由夫人身化之也。是後有來婦孫氏者。舅姑必曰。汝學莊氏婦。女子適人者。其父母亦曰。視莊氏婦云。府君諸父五人。二人先死。其妻求異居。府君之父。悉推田宅予四人者。獨攜府君徙揚子。曰。吾賴吾子仕宦。興吾家。而諸母之愛夫人者。私以白金數百兩予之。夫人曰。舅姑推財而已受之。是欺也。固辭不取。已而府君登進士第。歷官州郡。至國子監直講。蘇王宮伴讀。夫人佐助其夫。有常法度。其從在官。約制兒子童僕。謹愼。非飲食所須。不妄市一物。性好佛書。讀之能通其義。生七男子。湜澄泳淵濟

淑洙女子三人泳嘗病喑不能言醫治萬方不愈夫人爲齋祓心禱仰天祝而呼之應聲能言夫人年五十寶元二年六月五日終於京師終後四年以慶歷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歸葬揚子縣懷義鄉及府君之喪湜泳淵濟淑皆早卒長女子嫁內殿承制傅夢臣次適大理評事楊閎少則丁諶妻傅氏丁氏婦亦先死楊氏婦嫠居集賢君與其兄前楚州寶應縣主簿澄襄事夫人之生雖不及府君之顯而以良子孝思烝烝不忘猶夫人存也道揚徽美慰凱風之思乃爲銘曰

孫氏大家我聞其初以義帥恩妻承其夫惟時夫人端靜恪勤興於其躬施及族親孰將來婦彼亦有歸一視於莊爲汝得師夫榮於朝壽考其艾夫人閔焉曾莫之待孝子追遠思深以長續美緒休煥其有光嘉木戩戩厝之豐石鑱詞繫詩以繼在昔

舅氏華夫人墓誌銘

舅氏凡七族某爲兒童時皆嘗及見焉是時外門名官皆未大立而諸舅以才學幹力進取聲聞藹然其門內之治婦事謹嚴惇篤姊姒相親睦無間世以爲美談是後仕宦者益顯榮於朝妻皆有封邑蓋爲善之報積厚使然乎治平初唯華夫人存三年夫人復以壽終自其始見至此四十餘年盛衰變易雖固人理之常然亦可爲大哀矣內兄汲令漢臣孝弟篤厚君子也居喪如禮舉夫人之柩祔於先府君之塋請銘於我某以凱風渭陽之思常戚於心冀有以申之故其爲銘無辭夫人姓華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後晉末渡江居晉陵又徙餘杭曾祖先業祖興嗣皆仕錢氏後興嗣入朝爲金州石泉令父輯衞尉寺丞夫

人年二十一歸於郎中府君諱沖以府君封平原永壽馮翊三縣君夫人自幼至老婦道母儀稱於其族人其族人固當世之所稱美而夫人有加焉則其賢可計校等級而知也夫人爲王氏婦四十七年而府君卒夫人從其子仕郡縣又五年七十七歲而終其沒也以治平三年十月丙辰其祔也以熙寧元年八月庚申汲縣之弟曰直臣楚丘縣尉彥臣未仕皆夫人出也女子三人長嫁大理寺丞尚顗次屯田郎中孫珪皆先歿次嫁進士馬臨諸孫八人其葬宋城縣仁孝鄉某里銘曰

舅氏之盛爰始七族其能其才其祉其祿外治有嚴內教亦修人格於善年長則尤夫人壽考乃獨後終是爲女師令聞顯融歲協於姓日維其祥祔於公墳萬世永臧

韓刑部妻程氏墓誌銘

尚書刑部郎中韓君玉汝娶於程氏僅三十年君爲陝西轉運使夫人以疾留京師方是時西戎有儆事虜主新立君經度約束持節界上不得顧家夫人之卒既三月乃得還明年將葬於許昌君復涖秦州獨諸子襄事以書告曰夫人之終不得歸視葬不臨穴其悲無以寓願以累子銘之使其懿美垂後不忘可以少自慰云於是敍其語刻之按程氏其先中山博野人夫人之考曰琳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謚文簡母陳氏號魏國夫人夫人天性靜專自幼少不妄笑言不起游觀及嫁逮事舅忠憲公婦道修備宗族懷而愛之從刑部君仕宦整肅門戶非內事不及口有賓至身自主饋視爨燎雖盛暑不憚又喜誦佛書一志不怠凡有血氣之類未嘗身踐也教誨諸子

皆有法度。始夫人嘗從母入謁禁中。仁宗皇帝以大臣女錫之冠帔。及刑部君登朝。封萬年縣君。夫人之終。以熙寧元年八月九日。年四十九。葬以明年七月二十七日。長子宗恕。前蔡州汝陽縣主簿。宗武。前滑州司法參軍。二人同年登進士第。少子宗魯。太常寺太祝。一女子許嫁郊社齋郎滕公立。二人皆先夫人卒。其餘男不及名。女未笄者。又數人云。夫人之葬。實祔於忠憲公之兆。祖姑氏鄉曰某里。曰某銘曰。

婦志于順。惟悌孝。妻從于義。實求好。子材可稱。緊母道。具是三美。壽不報。讚銘埋幽。寓悲悼。

永安縣君張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張氏者。相國晏元獻公之冢婦。祠部郎中成裕之嫡妻也。夫人家世河南人。曾祖誼。爲中書舍人。贈工部尚書。祖去華。工部侍郎。贈司徒。父師皐。駕部員外郎。初元獻公自樞府罷。以某官知陳州事。駕部君才。爲州節度推官。元獻爲子擇婦。獨以張氏爲宜。而駕部君亦自以家世華顯。思女之才。不以大小敵否爲間也。及歸。果稱良婦。事舅姑以孝聞。元獻薨。有三男子四女子幼稚。夫人養毓調護。皆至成立。娶婦嫁夫。蓋其勤瘁眞力。凡三十餘歲云。夫人生六子。淸、太子右贊善大夫。章、陟、紬、宜。皆大理評事。齊、太廟齋郎。女子一人。夫人年五十七。熙寧二年九月十一日。以疾終於京師。某月日。歸葬於許州陽翟縣元獻公墓次。蓋夫人晚而喜佛書。不飮酒食肉。衣不文繡。其處富貴大家。而刻意誠心。爲所難能者。其又可尙也。銘曰。

爲息擇偶。爲女求士。二父之志。皆以知子。故歸而宜其家人。長而宜其子孫。壽不至于耆耋。有命也存。嗚

呼。于千萬年尙無壞茲墳。

聶夫人墓誌銘

潁川韓宗道持正將葬其妻。請銘於予。以狀告曰。夫人固知命者。往數歲。夫人嘗病甚急。醫者以爲憂。夫人神色安然。不知死之爲可惡也。或勸使呼兒女來前。夫人止之曰。彼且啼泣亂人意。無益。病後愈。夫人盡去金珠服玩。斥不復用。更爲道士服。而誦浮屠書。後二年。告宗道曰。得不祥夢。自以爲當死。死不暮歲矣。自是數與姻族語。語若訣別。而曰不可易者。命也。未嘗以爲戚。歲餘果病。自爲送終服。比其化也。不少恐懼變易焉。夫人歸韓氏若干歲矣。其在父母家幼則明悟。不爲嬉戲。七歲讀書史。能爲詩。曉音律。聰警過人。性和柔謐靜。未嘗有懈惰色。父母尤賢之。故詳擇所宜而歸之。其嫁也。不及其姑叔妹之未婚嫁。且十人。先公既見夫人所爲。喜曰。此賢婦也。吾不復念家事矣。及先公棄世。自後十餘歲。所以撫鞠幼稚。皆盡其恩意。始終如一。凡夫人之爲婦又若此云。蓋持正之學。喜論無生。而貴知命者。故知其妻之賢有以也。夫齊死生者。不以大變感己。其以人之所無憾爲夸詡乎。吾又以知持正之言信也。夫人姓聶氏。父爲某官。其卒也。年若干。有子三人。曰某某某。一女子。皆幼。其死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以某年十一月某甲子。持正時爲太常博士云。銘曰。

生所慕也。死所惡也。世俗以爲憂。而夫人不懼也。夫也知之。乃道其賢。銘以窴幽。于千萬年。

彭城集卷四十

雜著

設常侍郎對

漢景帝用晁錯爲御史大夫。帝過郎署。見常侍郎。問曰。吾以錯爲三公。人以謂何如。常侍郎曰。幸甚。陛下之知錯也。以錯爲大忠焉爾。陛下之用錯也。以錯爲大材焉爾。帝曰。固然。常侍郎曰。錯不變更高皇帝約束。陛下不以爲材。錯不別疏人骨肉。侵刻宗室。陛下不以爲忠。然則高皇帝約束。雖仍舊不可得矣。諸侯雖欲無罪。不可得矣。帝曰。何哉。常侍郎曰。錯、潁川男子也。文學不能以出衆。容貌不足以動人。使居鄉里。勢不過得爲椽功曹。錯不願也。錯峭刻爲忠。而陛下信之。錯非苦爲材。而陛下用之。錯今爲三公。富貴榮顯。然則極錯所欲。盈錯所願。漢安得無事。諸侯安得無罪乎。帝曰。吳王詐疾不朝。久矣其罪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常侍郎曰。先賜吳王几杖。不朝數十年矣。吳王漸漬恩德。雖圖不善。不忍爲也。陛下今使錯發之。吳由錯反。而謂不削無錯。吳何爲有謀乎。帝默然。常侍郎曰。語有之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是天道也。陛下雖固愛錯。不能違天。錯將有大怨。侍郎謝死罪。居三月。七國起兵。帝憂懼。要斬錯以謝七國。然後

知常侍郎爲賢者也。

書李廣傳後

李將軍英毅英鷙謙讓不入。可謂名將矣。然而功不至封侯者。非其人之智失也。又非時人之勝己也。幸不幸有命也已矣。世之君子。全道極美而功名不顯者。亦何可勝紀哉。然君子之道。得于人必反諸其身。違于天必復諸其心。故禍福之至。曰己有以致之。是以上無怨而下無尤也。李將軍追咎殺降者。以使己不封。能自訟矣。嗚呼。可謂非篤厚君子哉。

連珠一首

蓋聞詭道取勝。得以暫用。懷惡致討。未有能克。是故以桀詐桀。可容于徼幸。用燕伐燕。不足以相服。

進士策問

問古者藏冰以禦雹災。禁原蠶以蕃馬。四時改火以救民疾。出土牛以送寒氣。夫天人相感。皆以其類。凡此數者。其說謂何。且其說皆春秋周禮月令聖賢之記。非鄙近淺陋所傳述者。諸生毋以不通而輕沮毀之也。

問古有宗子者。以管領族人。今不知其說如何。爲之者何人。分大小者何故。領族人之狀何若。累世之後有所斷絕否。今世亦可行之乎。當爲明說焉。

問古者議事以制。不爲刑辟。今國家憲章完具。毫髮以上。皆存約束。而言治者。嘗曰不盡人情。其爲吏者。

皆便文自營。無惻隱之實。以故政事多不及古。或以爲宜簡節而疎目。求忠信之士。敦龐之人以付之。夫人不易知。恐未獲議事以制之美。而矯虔吏舞文以害民矣。二者宜何從。願與諸生議之。

旱禱文

伏以賞功罰否。率由陰陽之權。旋時過期。實繫至誠之感。臣自惟淺器。濫預長人。政術弗修。德馨蓋闕。間者旱氣爲沴。穡夫鮮功。閔焉雲漢之憂。遂及肅霜之序。農畝弗墾。宿麥過期。懼粢盛之不供。而鰥寡之重困。是用反身思過。潔誠謝愆。闢靈場之謹嚴。誦仙章之秘奥。庶茲悃愊。仰達高明。伏冀降鑒自民。上德生物。拯此焦勞之患。畀其膏潤之恩。霖雨以時。豈特雲霓之望。黎庶無憾。更知芻狗之仁。

太清宮旱禱文

伏以洗心首過。情衷可以必聞。旋時過期。昭鑒未嘗無報。臣濫膺朝寄。忝職郡符。刑政弗修。疵癘爲閔。粤從春序。時雨愆期。顧彼農民。衆心失望。密雲屢布而復穩。疾風亟發而若驚。宿麥就實而弗登。嘉穀當種而弗入。民罹饑饉之苦。于此累年。家乏儋石之儲。鮮不菜色。大懼流移道路。荒棄田萊。是用躬造殊庭。歸依鴻造。守土無狀。或許其悔過而自新。比屋可哀。必冀于加惠而孚佑。霖霪滂浹。明實茂堅。幸昊天之弗渝。亦神祀之無乏。

中嶽禱雪文

今茲冬多愆陽。雨雪不時。雲氣數布。風飆暴起。宿麥枯瘁。人且疵疫。守土無似。刑政失中。不能自媚于神。

實致此咎。洗心自新。是用乞靈于百祀神祇。惟天子之所命。敝邑之表望。莫如在廟之神。矜其淺智不逮之罪。軫百姓將絕之憂。惠澤以時。嘉穀無隕。蒙賴靈貺。其何有極。敢告。

謝雪文

蒙神之賜。致此甘澤。疵癘不興。濡土潤麥。匪我精誠。所能昭格。在神聰明。庶民大德。潔粢豐盛。陳列籩豆。左右僚屬。載拜稽首。是用爲報。率我常職。神其格之。以饋黍稷。尚饗。

吳山禱晴文

吳嶽在隴州。去鳳翔僅百里。其山秀特磅礴。與五嶽相類。不與凡山等。其神甚靈。其禍福于民如答。于是秋苦雨。故予爲文禱之。

判渾茫以融結兮。肇川嶽于坤輿。五山峙而相望兮。茲綱紀乎中區。慶西荒之遼夐兮。邈萬里而有餘。伊帝命以主民兮。曰喬嶽而惟吳。峻千尋而直上兮。亙西方而不極。叢巖嵬嵬而干霄兮。白日過而如匿。睨玄雲之漫漫兮。夫豈知乎懸崖之孤石。氣清淑而淳粹兮。嫗陽春之膏澤。忽變色而震怒兮。何風霜之慘戚。諒好善而懲惡兮。茲天威之咫尺。彼下民之喜仁而畏欺兮。夫孰非神之幽隲。歲困敦而陰霖兮。秋既成而弗穫。氣昏昧而弗離兮。雨淫泆而互作。川谷浩乎爲淵兮。高原墟而爲壑。彼下民之無辜兮。曾弗究而弗度。宜闔闔而不收兮。鬼嘻嘻而爲虐。疑聰明之惑蔽兮。何帝令之沮格。不然踢炳靈于百里兮。又明神之所怍。叩帝閽而且遠兮。不若吾神之可以獻忠。縛笞屏翳兮。放誅豐隆。揚百川使清露兮。詔蜚廉候

來風掃除昏翳兮天地清通白日揚光兮悠悠太空田有嘉穀兮稽人成功我民欣欣兮報祀其豐神之德兮長無終窮

禱晴文

霖雨爲沴越月歷日麥既秀矣陰不得育前歲饑阻民或菜色奈何復之餘寡愈蹙百姓非神主邪水旱非神職邪神將弗聞我是用告翕息雲陰日光照赫尙庶黎甿以敷大德敢告

王深甫哀辭

嗚呼深甫嘗自以爲不壽亦亟爲予道之揆六物與五辰迺言命而稱詩神峻清而骨單吾固亦以君焉爲疑何茲言之竟果其夭閟而止斯吾固知夫天命之默定非賢哲之可移強學問而力仁義彼蒼蒼焉冥默而莫知夫神之不可滅精之不可虧莽太空之浩蕩君孰往而疇依審與夫顯顯兮異矣復何怨而何悲夫死生其猶夜旦之常邪顧有合而必離彼修短胡足言乎計彭祖之與嬰兒念至理之昧晦知之者不如信之以誠之爲愈也然固望之而未至聞之而弗窺此顏生之不幸猶壹慟于宣尼矧吾徒之缺然宜爲君而涕洟

祭陳相公母某夫人文

嗚呼五福之先莫重于壽壽者雖多鮮克貴富或身顯榮親不待留夫人之福四世之祐以賢爲子名譽長懋國相之養萬石其厚黃髮兒齒踰八贏九詩頌魯侯慶云壽母馮勤胡廣在漢稱首夫人況之彼焉

何有命乎考終靡憾靡疚某等備位小邦皆有官守喪車來東不敢奔走恭陳薄奠聊詞爲侑

祭亡弟縣丞文

前年四月汝來見我念汝當官才高志果于以求名往無不可故我別汝思而不傷汝行無幾報汝婦喪十旬未半汝繼以亡何辜如此不淑不臧豈我不德底此咎殃我心猶疑謂汝在官後來不歸一別終天我年向衰六十有幾前喪汝嫂兒女失恃我矜汝孤誰與撫視我重傷悼髮白目翳日月流速爰及祥祭几筵將徹在禮有制招延淨寺廣作佛事益乎無益自盡人意奠汝以詞靈其髣髴

祭亡妻潁陽縣君韓氏文

嗚呼日月不居節序代逝傷悼如昨忽焉周歲追惟詔言衍衍令德帷衽未更宛然餘澤情懷摧剸有涕漣洏泉壤冥漠詎復我知素心依佛覺悟至理超生淨土想必去此禮制有經明當變服奠觴陳詞祔筵以哭

祭王景彝文

惟公忠以衞上簡以正己節惠之光兼此二美生榮沒哀前聖攸臧僉論所同公也不亡歲月之吉歸葬舊封宰木有嚴天子之公某朋舊之好執紼是宜守官鄰邦遠莫致之恭陳薄奠告公以心靈實有知庶亦來臨

爲人祭唐給事文

惟公之生志氣潔修清不可渝如川之流博學贍辭既以周用尺牘之珍又衆所共金華深嚴多聞是資出入兩朝天子器之胡天降年福不眚德修途方騁脫軸煩輗嗚呼哀哉某夙以姻婭得從儁游哲人之委使我心憂觴豆雖陳公豈來臨文以敍悲公知此心

祭張龍圖文

惟公亮直自躬儒術映時緣師彬彬勤爲吏師大邦維屏天子是毗所居赫赫去而見思金陵都會朱邸始封大新城宇百堵穹窿洛師汶陽周魯遺風二邦美化千古比崇龍馬近臣柄輔儲倚將哉相哉故事多矣天不慭遺公胡不俟殲我良碩奪茲重器嗚呼哀哉某昔以庸虛預居下僚從事別都匪夕匪朝親際軌範躬服教條薰而炙之德音孔昭奄承訃聞震悼曷已守官小邦去公千里欲奔不能疚心如燬酒肴匪罄恭致常禮

爲衆人祭王十八學士文

嗚呼君以文章奮志發身施于爲政寬而利人凡出從事傅古則迂便文自勞又非遠圖君實精心處躬不疑所居可紀去而見思南毫之都全吳之疆饑饉薦臻民卒流亡田萊既闢百堵還定問誰之勞復此完盛上嘉成功亟降命書東暨海邦北維參墟膂力方剛經營是宜金印紫服爛其有暉傳車在門揭節諏日旦不能朝君忽臥疾賓來問君笑言自怡揆此吉人何慮何疑診疹發中變若翻水晨夕俛仰君遂已矣福善之說古或不信導引而壽君復自愼莽然臻此不可推測豈天有命雖聖不釋君齋所懷不得

盡施以生者懷重君之悲某等辱從君游交契攸久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哭君之傷情鈞意同丹旐有翩君喪遂東悅然語言皆然眉宇不見不聞邈然復古潔饌豐盛清酒在罇一別長絕寫心此文

祭邵龍圖文

嗚呼昔公之西擁節部符千騎上頭籲弩前驅邛郲之險其足言歟賢賓去門弔者在廬禍福倚伏一盈一虛今公來還丹旐首途素幕蕭然斂衣塗車天理何常不亦悲乎嗚呼哀哉惟公志節清修早自挺立儒官詞林粟階躋級司言右垣衮職補緝遂主邦計畎賦經入蜀城會繁民俗輕急清德鎮浮有命既集百里之塗半于九十公實中絕車摧馬斃凡我僚舊皆昔朋執竭來存公易笑以泣陳觴敍誠惻愴於邑公實臨之誰謂弗及

祭賈中丞文

嗚呼詩書所稱君子正直廉端隅方以近有德古今材良勉懋自力孰與天資不爲外飾維昔宣尼隕涕叔向史魚兩如潔修莫尚矧惟公賢時所仰望殄瘁之悲爲國悽愴嗚呼哀哉公在中司懍其毅氣如玉之瑩廉而不劌表正衆物彼曲吾避陳善責難致君無貳神之聽之景福謂何曰仁者壽公在則那淮陽臥治汲直病多公復不能獨寐無叱嗚呼哀哉昔公之門居無雜賓貧賤之交在我數人情以義鍾哀以志申有涕沱若沾袍隕紳喪車于南邈焉千里有泗有淮壽母稚子奠公國門公歸已矣公不我忘顧此希醴

祭吳中散辯叔同年兄文

慶歷之六同荷名第四十年間悅如暫寐逝者所餘一才三四見公荊州以是爲嘻爲百老圖如公存意別公無幾公復不諱天命有定固不可避惟公壽算官爵名位雖不大達方古無愧克有令子門戶不墜交朋之情既老必異追公昔遊忱慷隕涕喪車北還丹旐曳曳撫棺一呼引紳扶淚奠酒伸詞公乎來既

爲三省密院祭中書相公長男新婦文

惟靈作嬪清門愼德習訓積善在躬罔不信順日及隕芳弱草棲塵如何不淑失此令人殽饌佳好清酒嘉旨靈乎不遐歆此涼菲

汝州判司等攷詞

襄城縣主簿張堯卿第一攷

前件官久更事任頗積吏材迨此暮年亦無官謗其攷可書中中

襄城縣尉寇仲圖第二攷

前件官勤于追捕濟以公廉卒徒服從器甲犀利其攷可書中中

葉縣尉常琮第三攷

前件官追胥竭力教習有方惟其鮮荏苒之姦是以寡鷹隼之效其攷可書中中

司法參軍王辟疆第二攷

前件官明辯足以亭法詳愼不以便文既久于官益勝其任其攷可書中中

司理參軍王整第三攷

前件官操心近厚鞫獄正淸其攷可書中中

梁縣尉兼主簿高韙第二攷

前件官莅事再稔取盜四人窮淵藪之姦可謂能矣貳子男之課不亦多乎其攷可書中中

國子監補監生牒詞

國家以詩書禮樂敎育諸生以德行道藝應選上下相付如此其重雖未列于爵祿而士子已貴矣然國家與人不求備故占小善者皆不遺之焉而諸生有志于古人則其自任者宜勉之耳

曉示州學榜

據州學敎授狀諸生不遵規矩及侮玩師長毀壞曉示者

蓋聞入孝出弟鄉黨之常節恭業樂羣庠序之要道諸生秀才結髮從學屈首受書大則希揚名而顯親次亦將干祿而筮仕何乃甘心佻達極意慢游以侮玩老成爲高以抹摋箴規爲達負固不服過涉至凶不足成名秖其敗德古者大學之敎嚴師爲先或收檳楚之威或重寄棘之謫非不能道德而齊禮蓋將以糾繆而繩愆興言及茲良弗獲已爲學至此不亦恧哉然而朝過夕改君子所予先迷後得大易攸尙畏罪可以強仁克己而後復禮特願勉親弦誦恪居朝夕勿重前咎以貽後悔告示各令知悉者

濟寧總管府敦請武子先生主善本路學校疏

竊以化民成俗舍學校以奚先以善及人惟賢哲之自任某等叨寄茲土俯愧菲才顧惟郡邑之氓素乏絃歌之教雖泮宮之攸宇虛絳帳而無人幸遇良師克堪主善武子先生德望足以服鄉里文藝足以爲模範雅重足以鎮輕浮安恬足以化僥倖有叩卽應無問不知超然天爵之尊允矣國人之式某等敢據悃愊仰瀆高明珠在淵而淵光玉處石而石潤物且乃爾人益能然與其獨樂乎一身曷若兼善于萬衆謹同願學之諸子不勝延竚乎清光願薰陶禮義之鄉謹佩服文明之訓異日而爲天下之名士不言而知先生之門人爲國儲材有教無類贊襄唐虞得賢之盛再清洙泗絕學之源千載流芳一時稱慶在後學多感多幸于先生不爲不光罔敢多言敬備奔迓謹疏

修暨陽學宮疏

本學正殿雖新戟門未備樓危欲壓堂圮弗崇欲議增修何從取費非助我者孰能爲之伏以天地之覆載皆知有帝王之師風雨所漂搖遂不見宗廟之美睠我暨陽之學創于慶歷之朝來者皆視如傳舍之人去者無必葺牆屋之計車不容而門壞廉太近則堂卑畫戟弗修丹楹未備舍路寢孔碩之外皆朽木不彫之餘固知子騫之言舊貫何必改作恐如安石所論後人將謂無能今欲經之營之成之庶幾合矣完矣美矣然明欲毀鄉校豈不爲鄭國之羞僖公能修泮宮未必非魯人之助用勸爾士各肩乃心〔原註〕謝安石欲修宮室・王彪之曰・豈可大興工役・勞擾百姓耶・安石曰・宮室敝陋・後人

將謂無能。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彭城集

五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劉放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